

京剧彙編

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編輯



第十一集

鬧朝扑犬

八义圖

浣花溪







京剧索编

第十一集

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编辑



北京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



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編輯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麻线胡同3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5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

开本 787×1092 1/32 · 印張4 4/16 · 字數88,000

1957年5月第1版 195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8,500册

統一書号: 10071·119 定价: (7)0.38元

前 言

編輯“京劇彙編”的目的，是為了給有關文化部門、戲曲團體、劇作家提供研究、整理、改編或演出的資料，使優秀的京劇傳統劇目，得到保存、傳播、繼承和發揚。

“京劇彙編”的資料，得到在京的戲曲團體、老藝人、劇本收藏家和前輩藝人的親屬們的積極支持，貢獻了他們自清代以來所珍藏的秘本，對繼承戲曲遺產、研究京劇沿革和今后的整理、改編工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和有益的基础。我們將這些寶貴資料，按篇幅長短，分別以一個或幾個劇目編作一集，陸續刊行。

“京劇彙編”所收的劇目，曾搜集同一劇目幾種不同的底本，加以校勘；或請在京的老藝人幫助訂正；年久失傳，暫時無法考証的孤本，仍照原本刊出。校勘的工作，以尽可能保存原來面貌為原則，僅對原本中錯別字和不够通順的句子，加以改正；間有過分冗雜，而無保留必要的字句，在不損害原意的條件下，略作刪動。

京劇傳統劇目，流散各地的很多，“京劇彙編”所收的劇目，也可能有不够完整或抄傳失真的缺點。希望各地老藝人和劇本收藏家大力支持，協助發掘，對編輯內容提出意見，使“京劇彙編”成為京劇遺產的忠實紀錄。

由於資料有限，未能盡選善本；加以編輯人員的能力和人力所限，在編串、校勘、印刷等方面難免有許多缺點，歡迎讀者和專家多多指教。

北京市戲曲編導委員會

目 录

開朝撲犬·····	1
八义圖·····	41
浣花溪·····	83



開朝撲犬

(前部八义圖)

李万春藏本

提 要

晋灵公时，楚国强霸，灵公命上卿赵盾之弟赵穿领兵伐崇，以要挟秦国合力御楚。嗣赵盾出游时，在翳桑遇見饑人灵輒，給以資助。是时，灵公寵信屠岸賈，屠建筑桃园，引誘灵公游嬉，并以彈击行人为乐。赵盾闖园規諫，將屠岸賈毆辱，因而結怨。灵公忌恨赵盾，又不願落害賢之名。屠岸賈乃密募勇士鉏麂在朝門外伺机行刺。鉏麂見赵盾待漏朝門，辛勤为国，不忍加害。因念不能复命，乃触槐自杀。灵公与屠岸賈計議，召赵盾入宮賜宴，預先訓練獒犬，并募集勇士埋伏謀杀。灵輒亦应募而来。届时，赵盾由門客提弥明保护入宮，席前獒犬噬赵，被提弥明扑杀，护赵逃出。灵輒为报旧恩，反戈护赵。赵盾脫險，与其子赵朔逃出絳都，途遇赵穿同师，告知其事。赵穿率兵入桃园，刺杀灵公，迎回赵盾，議立新君。史官董狐以赵盾逃亡未出国境，回都不討赵穿，乃直書赵盾弑君，赵穿怒將董狐杀害。

第一場

〔公子归生、蔦賈、屈蕩、潘尪上，起場。〕

归 生 俺、公子归生。

蔦 賈 蔦賈。

屈 蕩 屈蕩。

潘 尪 潘尪。

归 生 众位將軍請了！

众 將 請了！

归 生 大王有令：兴兵伐郑，并与宋、晋二国决一死战。
今日乃發兵之期，你我大家帳下伺候！

〔四文堂、四上手、中軍、楚庄王上。“点絳唇”。〕

楚庄王 独据荆南，貔貅百万，逞威严，称雄江汉，铁甲蕩
中原。

众 將 参见大王！

楚庄王 站立兩廂！

（詩）虎視鷹揚据一方，

貔貅百万占湘江。

励精圖治蒸蒸日上，

要扫中原定庙廊。

孤、楚王熊旅。只因中原諸侯齐桓、晋文去世，宋、衛、郑諸国兵微將少，国政不修；晋国自晋襄之后，也非昔日可比。我正好趁此机会圖霸中原。今日兴兵伐郑，与那晋、宋二家見个高低。公子归生听令！

归 生 在。

楚庄王 命你帶領人馬以为先鋒，往黄河宋、郑交界进發。
不得有悞！

归 生 得令！（下）

楚庄王 众將官！兵發中原！（同下）

第 二 場

〔四文堂引华元上。〕

华 元 俺、宋国元帅华元。只因楚国伐郑，奉了大王之命，
帶兵救郑。来此已是北林。众將官，安营扎寨！
〔报子上。〕

报 子 报！啓稟元帅：現有晉国大夫解揚，帶兵前来一同
救郑。人馬已在前面。那解大夫过营要見元帅会商
軍务。特来报知！

华 元 晉国救兵到了。有請！

报 子 有請！（下）

〔四文堂引解揚上。〕

解 揚 元帅！

华 元 大夫！

解 揚 只因楚国兴兵伐郑，下官奉了我家大王之命，前来
会同貴国一同攻楚救郑。但不知那楚国人馬，現在
动静如何？

华 元 聞听楚国人馬早已到了黄河一帶，只是尚未开兵会
战。我已派人打探他的虛实去了。但听一报！

〔报子上。〕

报 子 报！啓稟元帅：楚国討战！

解 揚 再探！

报 子 啊。(下)

解 揚 楚国如此猖獗，你我会他一会。众將官！杀！

〔原場。楚四將上，会战。起打。连环下。公子归生上。〕

归 生 且住！晋、宋兩國元帅杀法驍勇，不免設下埋伏擒他便了。众將官！埋伏了！

〔解揚、华元先后追上，被擒介。〕

归 生 班师回朝！（同下）

第 三 場

〔报子上。〕

报 子 奉了丞相命，远路探軍情。我乃晋国探子是也。奉了赵大丞相之命；远路打探軍情。今因解揚大夫被楚国擒去，不免报与丞相知道。（下）

第 四 場

〔赵盾上。〕

赵 盾 （引）位列公卿，掌絲綸，領袖群臣。

（詩）簪纓世代列朝班，

父子公卿掌大权。

蟒袍玉帶黄金印，

日日丹墀把駕參。

老夫、赵盾。官居晋国上卿之职。自先君襄公駕崩之后，是我背秦立了夷皋为君。只因楚王熊旅屡次兴兵，有爭霸中原之意。前者他又兵伐郑国。那郑国也曾派人前来求救，我已派大夫解揚与宋国会兵一处抵抗楚国。業經去了多日，尙未知勝負如何。

〔院公上。〕

赵 盾 家院伺候了。

〔赵朔上。〕

赵 朔 解揚北林被楚擒，回府报知老严亲。爹爹在上，孩兒赵朔参見！

赵 盾 罢了。我兒一旁坐下。

赵 朔 告坐。孩兒啓稟爹爹：适才远探报道，那大夫解揚在郑国边境北林地方，会同宋国元帅华元与楚国交战；不想中了楚国誘兵之計，他二人被擒了去了。

赵 盾 有这等事！那楚国十分强盛，非連合秦国不能与他敌。我不免上朝奏与大王知道，請旨定夺。来，帶馬上朝！

〔四文堂上。赵盾上马，下。〕

赵 朔 爹爹上朝，我不免在府中等候消息便了。（下）

第 五 場

〔士会，韓厥，荀林父，屠岸賈上。〕

士 会 （念）足智多謀。

韓 厥 帷幄运筹。

荀林父 統領貔貅。

屠岸賈 諂媚公侯。

士 会 下官士会。

韓 厥 韓厥。

荀林父 荀林父。

屠岸賈 屠岸賈。

士 会 众位大人請了！

众 官 請了！

士 会 只因中大夫解揚被楚国擒去，此事理应奏明千岁。

众 官 待等赵上卿上朝，由他領銜啓奏，我等未便越职。
士 会 众位大人言之極是。只是今日为何尙未見上卿上朝？
众 官 想必来也！
赵 盾 (內白)打道！

〔四文堂引赵盾上。〕

(唱)听說解揚被楚擒，
倒教老夫惱在心。
金殿以上去奏本，

〔下馬。四文堂下。〕

众 官 上卿！
赵 盾 (唱)众位大人早来临。
众位大人早已到了！
众 官 久候多时了。
赵 盾 中大夫解揚被楚国擒了去了。众位大人可曾知曉？
众 官 我等俱已知曉。正为此事在此互相計議，待老丞相
上朝，將此事奏明大王便了。
赵 盾 这个自然。香烟繚繞，大王临朝。

〔四太監、大太監、晉灵公上。〕

晉灵公 (引)位列諸侯，安樂無憂。
众 官 臣等見駕，大王千岁！
晉灵公 平身。
众 官 千千岁！
晉灵公 今日早朝，众卿有本早奏，無本退班。
赵 盾 臣啓大王：那中大夫解揚奉命去救郑国，不想在北
林地方失机中計，被楚国擒了去了。請千岁定夺！
晉灵公 那楚国如此强暴，众卿計將安在？
士 会 臣啓千岁：方今楚国正在兵强將勇；若要胜楚，必

須聯合秦國方能取勝。

晉靈公 但不知怎樣與秦國聯合？

趙盾 那秦國為了公子雍之事與我國不睦，如今若去求他，他必不肯；不如派人帶兵攻取他的附庸崇國。那時他必發兵去救，我與他会戰之後，教他知道我國兵力威強，方肯與我聯合。此乃是不打不成交哇！

晉靈公 但不知何人能帶兵伐崇與那秦國會戰？

趙盾 臣弟趙穿，他善能用兵。千歲若封他為三軍主帥，必可以兵力勝秦，使秦國合晉抵抗楚國。

晉靈公 此計甚好。可宣趙穿上殿！

士會 千歲有旨：宣趙穿上殿！

趙穿 (內白)領旨！(上)

金殿傳旨意，迈步到丹墀。臣趙穿見駕，大王千歲！

晉靈公 平身。

趙穿 千千歲！大王將臣宣上殿來，有何國事議論？

晉靈公 孤今欲命卿家，帶兵征伐崇國。以便引誘那秦國前來救崇，然後用計取勝秦國，教他與我們相和一同破楚。卿家可曾願往？

趙穿 大王有旨，臣敢不效犬馬之勞，此去必可和秦。

晉靈公 如此，孤才可放心。就命你挂帥，明日在校軍場點齊人馬，即日出征便了！

趙穿 領旨。正是：金殿領王命，發兵戰西秦。(下)

晉靈公 退班。(眾分下)

第六場

(靈輒上。)

靈輒 (內白)天哪！(上)

(唱)都只为家貧穷出游在外，

今日里才能够回轉家来。

連日里不得食掙扎忍耐，

腹空虛身無主跌倒塵埃。(倒坐介)

想我灵輒，只因家道貧寒出游衛國，一連數載。思想老娘，今日才得回来。只因一路之上盤費用尽，一連三日水米未曾入口。是我勉強掙扎行走，到此翳桑地方，却已离家不远，怎奈我四肢無力，难以支持躺在埃塵。倘若無人打此經過搭救于我，只怕与老娘今生今世不能見面了哇！

(唱)一霎时只觉得眼花心乱，

怕只怕这性命难以周全。(躺介)

赵 盾 (內白)打道回府！

[四文堂、院公、赵盾上。]

(唱)适才間在郊外行圍一遍，

天色晚教从人打道而还。

灵 輒 天哪，天哪！(哭介)

赵 盾 来此翳桑。这是哪里来的叫苦之声？家院，上前看个明白！

院 公 那一汉子，你是作什么的？为何躺在地下叫苦連天？莫非你是有病么？

灵 輒 小人乃是晉國人氏。只因远道回家探母，半途缺了盤費。一連三日水米未曾入口，腹中飢餓难以行走，故尔躺在地下。

院 公 原来如此。啓稟丞相：他乃是行路之人，回家探母缺了盤費。三日未曾飲食，腹中飢餓，故尔倒在地。

赵 盾 可憐哪，可憐！你可將我們帶的打獵所用飯食，與他吃用一飽，也就是了。吃飽之后，教他前來見我回話。

院 公 是是。（取飯介）那一漢子，丞相賞你飯吃。用飽之后，丞相還要問話于你。

灵 輒 丞相是哪位？

院 公 就是上卿赵盾赵大人。（哭吃飯介）可曾吃飽了？

灵 輒 吃飽了。

院 公 随我去見丞相。

灵 輒 丞相在上，小人灵輒參見！多謝丞相賜飯之恩。

赵 盾 你竹籃之中所藏何物？

灵 輒 这个……

〔院公看介。〕

院 公 啓稟丞相：乃是丞相賞他的飯食，他藏在籃內。

赵 盾 呸！你这就不是了。我賜你一飽，你為何吃飯之后，還要將余飯藏了起來呢？

灵 輒 丞相啊！只因小人家有老母，數載未見。此處離我家不遠，万一老母若還在世，我把丞相所賜之飯食，帶回家中與我母親食用，教他老人家也同沾老丞相的恩惠也。（哭介）

赵 盾 原來是個孝子，實在難得。你只管盡量吞食一飽。來！看紋銀十兩，白米二斗，你拿回家去奉養你母親去吧！

〔院公交灵輒米銀介。〕

灵 輒 謝丞相！

（唱）謝過丞相賜米銀，

厚恩好比九淵深。

叩罢头来謝救命，
回到家中見母亲。(下)

赵盾 (唱) 忠臣孝子人人敬，
贈銀贈米表寸心。
但願天下無饑困，
帶馬！

揚鞭打馬回府門。(同下)

第七場

〔四文堂、屠岸賈上。〕

屠岸賈 俺、屠岸賈。只因蓋了一座桃園，內中樓台十分壯麗，四季花草俱全。我不免進宮請大王前去，飲酒作樂，借此求得大王寵信。左右，打道進宮！（原場）
來此已是宮門，你等退下。（四文堂下）待我上前扣環。（扣介）

〔大太監上。〕

大太監 什么人？

屠岸賈 煩勞公公啓奏，就說屠岸賈求見大王。

大太監 候着。（入介）有請大王！

〔晉靈公上。〕

晉靈公 何事？

大太監 啓稟大王：屠岸賈求見。

晉靈公 宣他進宮！

大太監 大王宣你進宮。

屠岸賈 臣屠岸賈見駕，大王千歲！

晉靈公 卿家進宮有何本奏？

屠岸賈 只因臣修下一座桃園，樓台十分壯麗，園中四季花

草俱全，今正桃花盛開。臣備上等酒宴，請大王駕到桃園飲酒作樂。不知大王可願前往？

晉靈公 孤在宮中正苦悶不樂，有此花園孤正好行樂。內侍，傳旨擺駕桃園去者！

大太監 大王有旨：擺駕桃園哪！

〔四文堂、四太監上。〕

晉靈公 如此卿家帶路！

（唱）卿家引路桃園往，

〔原場。登樓。同飲介。〕

晉靈公 （唱）開懷盡興飲瓊漿。

卿家這花園樓台之上，一眼可望全城風景，居高臨下十分暢快。見城內百姓來來往往老老少少倒也有趣。但是悶酒無味，你我君臣想一方法遊戲作樂。你可有什麼主意？

屠岸賈 千歲如欲遊戲作樂，這有何難。何不將彈弓取來，臣與萬歲撒放彈弓為樂。向那過往行人打去，中者為勝，不中者罰酒。千歲以為如何？

晉靈公 卿家，倒也有趣。內侍，看彈弓過來！

〔屠岸賈、晉靈公取彈介。眾百姓上。〕

眾百姓 （唱）只為謀生把街上，

農工商賈各奔忙。

行走中間抬頭望，

晉靈公 看彈！

眾百姓 哎呀！

（唱）彈子飛來把人傷。

這是哪里來的彈丸，將我等打傷？（看介）原來是千歲在桃園高樓之上與屠大夫打彈為樂。我們受了傷

是有冤無處訴去。快快逃走！（下）

晉靈公
屠岸賈 哈哈……

晉靈公 （唱）彈弓打去連聲響，

屠岸賈 （唱）打得眾人難躲藏。

晉靈公 （唱）東奔西逃胡亂撞，

屠岸賈 （唱）人人帶血個個傷。

晉靈公 今日快樂非常。來，擺駕還宮！（同下）

第 八 場

眾百姓 （內白）跑哇！（上）

（唱）大王樓上把彈放，

打得大家無處藏。

急急忙忙往前闖！

〔原場。羅聲。四文堂、趙盾上。〕

趙 盾 （唱）大家為何走慌忙？

爾等有何急事，如此慌慌張張往前亂跑，幾乎把老夫的坐騎吓驚了？這還了得！

眾百姓 哎呀！原來是老丞相。（跪介）丞相啊！不是我等亂跑，只因有人用彈弓打來，只打得我等頭破血流無處躲避；故爾急忙逃跑，誤撞老丞相的坐騎。望丞相開恩！

趙 盾 這是何人如此狂妄，竟敢任意用彈弓傷人？你們大家把他的姓名稟告于我，待我將他拿下治罪！

眾百姓 老丞相，這打彈弓之人，老丞相却拿他不得！

趙 盾 難道他生了三頭六臂不成，我就拿他不得！但不知却是何人？

众百姓 乃是大王千岁与屠大夫在桃园高楼之上，一边饮酒，
一边用彈弓飞打过往行人取乐。

赵 盾 好哇！

(唱)听说大王行無道，

彈打行人爲哪条？

明日早朝进忠告，

定把直言奏当朝。

尔等各自回家，老夫明日早朝一定諫諍大王便了。

(唱)劝百姓你且把家庭回轉，

明日里見大王諫諍一番。(分下)

第 九 場

晉灵公 (內白)摆駕！

[四文堂、四太监、大太监、屠岸賈、晉灵公上。]

晉灵公 (唱)連日里到桃园十分欢暢，

觀花草賽彈弓快乐非常。

屠愛卿陪孤王桃园前往！

[原場。入介。上楼。]

在高楼觀不尽美景風光。

酒宴摆下！

[飲介。四文堂、四太监暗下。]

赵 盾 (內白)走哇！(上)

(唱)嘆大王这几日不把朝上，

只顧得与奸賊任意張狂。

可恨那屠岸賈把良心来喪，

誘主公害百姓扰乱家邦。

無奈何我只得桃园前往，

見大王少不得要爭論一場。

且住。可恨屠岸賈这个奸賊，他引誘大王每日在桃園飲酒作樂，用彈弓飛打來往百姓，只打得那百姓東逃西奔叫苦連天。我本當上朝諫諍一番，怎奈大王連日不朝，只同屠賊躲在桃園之內任意而為。萬般無奈，我只得趕到桃園非見着大王不可。我就是這個主意。我就是這個主意呀！（原場。跑介）來此已是桃園。（望介）果然大王與那屠賊在樓上飲酒取樂，我不免闖了進去！

〔入介。大太監闖介。〕

大太監 老丞相意欲何往？

趙盾 我是要見千歲！

大太監 大王有旨，無論何人，不准進園。

趙盾 公公，你進去啓稟大王，准我見駕我也要見，不准我見駕我也要見。無論如何我是一定要見的！

大太監 老丞相暫且稍候，待我與你轉奏就是。

趙盾 如此就是。快去快來！

大太監 啓奏大王：趙老丞相在桃園門首，言道，大王准見也要見，不准見也要見，他是一定要見。

晉靈公 這個老兒他的脾氣古怪的很，我若不見他，他必要闖進來。這便如何是好？

屠岸賈 臣啓萬歲，自古只有臣怕君，却未曾聽說有君反怕臣子的道理。千歲怕他做甚？

晉靈公 不是啊，想那趙盾他乃三朝元老，當朝首相；豈能與旁的臣子一般看待。卿家你我只好下樓見上他一見，把他對付走了也就是了。內侍，攙孤下樓。（下樓出門介）老丞相，有什麼緊急的國事，趕到這裡來

見孤王？

趙 盾 千歲連日不朝，把國家大事一概不顧，一味聽了好賊的言語，來此桃園飲酒取樂。飲酒還則罷了，怎麼，任意在高樓之上彈弓傷人，只打得黎民百姓東逃西奔叫苦連天，是何理也？

晉靈公 孤只顧一時取樂，卻忘了百姓；因此他們有些怨恨。老丞相請回，孤從此改過就是。

趙 盾 千歲雖說改過，但是這桃園之地，決不是大王當來的地方。願千歲從今以後，再不要來此桃園方好！

晉靈公 這個……

趙 盾 哪個？

屠岸賈 哦，老丞相豈可相逼太甚？千歲已經言道改過也就是了，老丞相為何再三逼迫？難道說就忘了君臣之分了么？

趙 盾 嘔！屠岸賈我且問你，這桃園是何人起造？

屠岸賈 乃是下官起造。

趙 盾 我把你这奸賊！身居大夫之職，不思盡忠保國匡君于正；怎麼你竟敢勞民傷財，引誘大王不理朝政，不分晝夜在這桃園任意飲酒取樂；還要用彈弓飛打百姓，使千歲落了不仁之名？眼看這晉國社稷，就要斷送你手！屠岸賈哇，好好賊！老夫我与你怎肯甘休也！

(唱)一邊說來一邊罵，

怒滿胸膛咬碎牙。

手使牙笏將你打！

[抓帶，打介。]

屠岸賈 打坏了哇！

晉灵公 嘟！

(唱)不由孤王怒气發。

他若有罪定国法，

抓袍擄帶礼太差。

卿家与孤来保駕，

回宮之后論根芽。

屠卿，帶馬回宮！

[屠岸賈帶馬。四文堂，四太監上，引屠岸賈、晉灵公下，屠回駕介。]

赵 盾 好好賊！

(唱)一見他君臣回宮轉，

倒教赵盾心不安。

千岁怒容帶滿面，

奸賊一定进讒言。

看大王因我抓打屠岸賈，怒容滿面，上馬回宮去了。

那奸賊少不得要在大王駕前，进些讒言，暗害于我。

不免回府与我兒赵朔商議防备之策。正是：只为尽

忠反得罪；欲防灾禍設良謀。(下)

第 十 場

[四文堂、四太監、大太監、屠岸賈、晉灵公挖門上。]

晉灵公 (唱)心中只把赵盾恨，

冷面严詞欺寡人。

轉回宮中来坐定，

胸膛怒气怎能平！

嗜！孤在桃园兴高采烈之时，不想赵盾闖进園来，

竟敢在孤面前抓袍擄帶將屠卿毒打。他太目無君上

了！

屠岸賈 千岁只知回宮忿恨，也是枉然。

晉靈公 我本當傳旨將他斬首；只是趙家累代功勛，趙盾又是三朝的元老，連孤家登基之時，也是他一手造成。怎能無故將他問斬，落个害賢之名，只恐怕人心不服。

屠岸賈 千岁如有意將趙盾置于死地，却也不難。臣保薦一人，可能不動声色，將他治死。

晉靈公 但不知卿家保薦何人？

屠岸賈 臣聞曲沃西門之內有一勇士，名喚鉏麂。他不但武艺高強，并且窰房躍脊如同平地。大王若將此人聘來，命他行刺趙盾，可保手到功成。

晉靈公 如此，就派卿备禮去到鉏麂家中，聘請于他，將他同來見孤就是。正是：重金厚禮聘刺客。

屠岸賈 伺机得手斬仇人。（分下）

第十一場

【四文堂引司馬丰上。】

司馬丰 （引）鎮守在邊關，兒郎心胆寒。

報 子 （內白）報！〔上〕

啓稟元帥：今有晉國派趙穿挂帥，兵伐我國，大兵已到城下討戰！

司馬丰 唔呼呀！那晉國人馬众多，这里守城人馬寡不敌众，怎能取勝？不免修下告急本章，請大王求救秦國便了。（修本介）差人過來，命你速速連夜將本章送到大王那里，不得有誤！（報子下）众將官！迎敵去者！

〔原場。出城。四兵卒、趙穿上。起打。司馬丰敗，進城，封免戰。〕

牌介。]

赵 穿 哈哈，哈哈，呵哈哈！掌起得胜鼓，回营！（同下）

第十二場

【四朝官引秦王上。】

秦 王 （引）威服戎狄鎮关西，天下無敌。

四朝官 臣等見駕，大王千岁！

秦 王 平身。

朝官甲 臣啓奏大王：今有崇国来文求救。言道：晋国派赵穿帶兵攻打崇国。請大王旨下！

秦 王 我国与晋国乃是累代的姻亲，虽有战争，到底总以和好为上。孤派人帶兵前去与他講和；他若不肯退兵，再动干戈也不为晚。刘文喚听令！

朝官乙 臣在。

秦 王 命你帶兵前去劝那晋国退兵；如不依从再与他一战。領旨下殿去罢！

朝官乙 領旨。

【秦王、众朝官分下。】

第十三場

【鉏麃上。】

鉏 麃 （引）膂力神奇，習武艺，盖世無敌。

（詩）家住晋国在城西，

精通武艺世無敌。

生来兩臂千斤力，

誰人不知俺鉏麃！

俺鉏麃。晋国人氏。自幼生成膂力过人，又愛習武

艺。因此，学得飞檐走壁之能，十八般兵器件件精通。只是一向在家隐居，无人提拔于俺，空负了惊人本领，心中未免闷郁不乐。正是：蛟龙久困池中地，时来必遇上天梯。

〔四文堂、屠岸贾上。〕

屠岸贾 奉了大王旨，前去聘鉏麂。来此已是，待我向前叩门。鉏壯士可在家么？

鉏 麂 哪一位？（出介）原来是一位大人，请到舍下献茶。（入坐）但不知大人贵姓高名，来到舍下有何见谕？

屠岸贾 壯士有所不知。下官屠岸贾，奉了大王之命，前来聘请壯士。一同去见大王，有要事相烦，壯士幸勿推却。来，将礼物呈上来！

人 役 瞧。（呈礼物介）

屠岸贾 区区礼物，敬贐之礼。望壯士收下！

鉏 麂 只是无功受祿，受之有愧。

屠岸贾 壯士不必推辞，可同我去见大王。左右带马！

（唱）壯士随我宫中往，

见了大王再商量。（同下）

第十四场

〔四太监、大太监、晋灵公上。〕

晋灵公 （唱）心中惦念聘刺客，

杀了赵盾心快活。

来在宫中且静坐，

不知聘贤事如何？

〔四文堂、屠岸贾、鉏麂上。〕

屠岸贾 （唱）宫门以外下了马，

鉏麂 (唱)見了大王問根芽。

屠岸賈 壯士在此等候，俺進宮奏明大王。(入介)臣屠岸賈奉命將壯士鉏麂聘請來了。

晉靈公 現在哪里？

屠岸賈 現在宮門候旨。

晉靈公 快快宣他進宮！

屠岸賈 大王有旨：宣鉏麂進宮！

鉏麂 草民鉏麂見駕，大王千歲！

晉靈公 壯士平身。

鉏麂 千千歲！

晉靈公 孤久聞壯士你武藝高強，又有飛簷走壁之能。我有一心腹之事，你可能替孤將此人除去？

鉏麂 草民乃是一個黎民百姓，蒙大王厚禮相待，如有差違，萬死不辭。但不知大王要除去何人？

晉靈公 乃是上卿趙盾。

鉏麂 那趙老丞相有何得罪于千歲，要將他置于死地？

晉靈公 只因他上欺君主，下壓群臣；故尔要將他除去。

鉏麂 只是丞相府中護衛眾多，門禁森嚴，小人難以進得府中，怎樣下手？

屠岸賈 這有何難。他在府中之時有人護衛，只是上朝時候并不准隨帶多人。壯士你可在朝門以外，那里有一槐樹林中，頗可隱藏身體。你在那里等候于他，便可將他刺死。

鉏麂 如此草民遵命就是。

晉靈公 且慢。內侍看酒過來！

(唱)一杯御酒你且飲，

但願此去把功成。

鉏 麀 (唱)接过御酒不敢飲，
轉身敬了过往神。
千岁宮中所音信，
我不杀赵盾不回程。(下)

晉灵公 鉏麀去了，大量明日必可成功。只是屠卿你明日可到朝門以外，查看动静，回报我知。

屠岸賈 臣領旨。(分下)

第十五場

赵 盾 (內白)左右，打道上朝！

[四文堂、院公、赵盾上。]

(唱)朝臣待漏五更寒，
为国家只落得曉夜难安。
来至在玉阶前朝門尚掩，
我只得坐待旦等候朝参。

来此上朝，为何宮門尚未开放？

院 公 丞相今日睡了片时，便要起床。看这天气尚早，少时譙楼交打梆鑼，便知分曉。(三更介)

赵 盾 哎呀！我只顧上朝恐怕悞事，原来譙楼方交三鼓。我在待漏冲寒，千岁你在宮中熟睡，恐怕你不知为臣为国一片丹心！

(唱)听譙楼交罢了三更时分，
老赵盾冒風寒来到朝門。
为国家就知道忠心秉正，
任劳怨哪怕那碎骨粉身！(四更介)

(唱四平調)

听譙楼打罢了三更四点，

有一件大事想心間：
實指望晉國霸業遠，
誰知千歲听讒言。
可憐那黎民遭了難，
頭破血流受傷殘。（五更介）

（唱散板）

忽听得譙樓上鼓交五点，
一時疲困想安眠。
坐在朝門身發倦……

〔睡介。院公、四文堂均臥倒。鉏麤上。〕

鉏 麤 （唱）飛簷走壁到門前。

俺，鉏麤。奉了大王之命，前來刺殺丞相趙盾。只是他平日倒有忠直之名，不知怎樣，大王竟欲將他置于死地？我只得遵旨行事便了。（原場）哎呀！此時天方五鼓，怎麼那趙丞相他披星戴月不怕寒冷，已來在朝門以外等候入朝參駕。如此看來，乃是一位忠臣。我若將他刺死，豈不是大大的不仁。哎！我回去罷了。（走介）且住。我受了大王重禮厚聘而來，又在宮中夸下大口，怎能空手而回去見大王？我若刺死趙盾，便是不仁；我若不殺趙盾，便是不義。落得不仁不義進退兩難。這這這……也罷！事到如今，不如我自盡一死，以免落下罵名千載。我只好拜罷大王托付之重，自盡了罷！

（唱）遙望宮中來拜上，
拜上知遇晉大王。
不仁不義成何樣，
不如一死見閻王。

〔三碰樹介。倒下。趙盾醒介。〕

院 公 啓稟丞相：有一人觸槐而死。

趙 盾 待我看来。（看介）此人身穿夜行衣靠，背負利刃，像是行刺模樣，却為何自己觸槐而死？你們大家可有認識此人的么？

院 公 老奴認識此人，乃是晉國西門內隱居的一個壯士，名喚鉏麇，他的武藝倒有驚人的手段。但不知因何死在此地？

趙 盾 嘔！我倒明白了。此必是有人指使他前來行刺于我。一時天良發現，不忍加害于我，又不能回去復命。這行刺之人進退兩難，故爾觸槐而死。看来，乃是一個義士。只是今日上朝，少不得要有不測之禍，我不免轉回府中便了。

（唱）人來与爷把馬順，
不去上朝轉家門。

〔同下。西文堂、屠岸賈上。〕

屠岸賈 （唱）來至在朝門用目覷定，
靜悄悄冷清清無有行人。（看介）
這鉏麇他為何喪了性命？
不見了老趙盾所為何情？

來此朝門以外，却不見那趙盾踪跡。但見鉏麇死在一旁，莫非被趙盾手下之人將他害死？待我向前看来。（看介）不是。看這鉏麇尸身并無刀斧傷痕，只是頭顱破碎腦髓崩流，分明是自觸身死。我不免奏知大王便了！（下）

第十六場

〔赵朔上。〕

赵 朔 (唱)我父參駕朝門進，
且在家中等信音。

院 公 (內白)丞相回府！

〔四文堂、院公引赵盾上。〕

赵 盾 你等退下！

〔四文堂下。〕

赵 朔 爹爹為何今日下朝甚早？

赵 盾 我兒有所不知。只因今日為父上朝甚早，到了朝門外，那朝門尚未開放，為父只得歇息片刻。不想朦朧之間，忽听槐樹一旁發出沉重聲音，將為父惊醒。上前看來，原來有一刺客身背利刃触槐而死。問起左右，原來名喚鉏麇。不知因何触槐樹而亡了！

赵 朔 這就是了。怪不得前日有人言道，那屠賊親到鉏麇家中而去，原來是他指使前來行刺爹爹。爹爹以後多要小心！

赵 盾 我那日在桃園之中，一時氣忿，打了屠岸賈几下。那賊懷恨在心倒是小事，只是大王十分惱怒，量他不肯甘休。這這這……有了。我不免修書叫你叔父趙穿快快班師回朝。他手中現有兵權，料無妨碍。

赵 朔 如此，爹爹快快修書！

赵 盾 (修書介)家院過來，命你連夜將這封書信，投到我二弟營中。不得有誤！

院 公 遵命。(下)

赵 朔 爹爹雖然修書前去，要我叔父回京；只是眼前爹爹

每日出入，身边也十分危險。孩兒手下有一勇士，名叫提弥明，倒有万夫不当之勇。何不命他跟随爹爹左右，以为保护。

赵 盾 但不知此人現在哪里？

赵 朔 就在府中。

赵 盾 可將他喚来！

赵 朔 丞相有諭：提弥明进見！

提弥明 (內白)来也！(上)

不听王家三詔宣，但听赵家一令傳。提弥明參見丞相。

赵 盾 老夫現因得罪奸臣，要謀害于我。意欲煩勞壯士，每日随我身边，保护于我。不知壯士意下如何？

提弥明 小人自蒙公子收在府中，待我十分恩厚。保护老丞相，万死不辞。老丞相只管放心！

赵 盾 你能如此忠心，老夫日后必当重报。赵朔，你在前堂与壯士同飲；老夫我要后面歇息去了。(下)

赵 朔 提壯士，我爹爹性命安危，皆托靠在你一人身上。你請上受我一拜！

(唱)为天倫保性命躬身下拜，

請壯士到前堂暢飲开怀。

提弥明 (唱)公子爷你不必心惊胆战，
提弥明受府上恩重如山，
保丞相自有我独当一面，
管教他免危險性命安全。(同下)

第 十 七 場

〔大太監引晉灵公上。〕

晉靈公 (念)鉏麇前去刺趙盾，此時未見轉回程。

〔屠岸賈上。〕

屠岸賈 忙將鉏麇事，奏與大王知。啓奏大王：那鉏麇行刺趙盾未成；他自己觸槐而死了。

晉靈公 鉏麇行刺不成，那趙盾從此當有防備，越發的不好下手了。這便如何是好？

屠岸賈 只好再想一妙計方好。

晉靈公 大家想來。(想介)有了！

屠岸賈 但不知大王有何妙計？

晉靈公 孤宮中養着一頭神獒，善能听人指揮，凶猛無比。人若被它咬倒，萬無生機。倘將趙盾誑進宮來，孤使神獒將他咬死也就是了。

屠岸賈 大王既有神獒，臣恐怕萬一有失。如今欲求萬全之策，依臣之見，不如招募勇士，作為大王宮中護衛。養成一班敢死之士。擇日宣趙盾進宮，預先將勇士埋伏宮內，大王當面賜宴，先將神獒放出。如若成功便罷；如若不成擲杯為號，宮中埋伏的勇士，一齊殺出，量那趙盾插翅難逃！

晉靈公 此計甚好。就派卿家招募勇士，一齊帶進宮中就是。你就快快辦理去吧！(下)

屠岸賈 臣領旨！

(唱)一計不成二計生，
招募勇士害仇人。
人來帶馬出宮禁，
管教趙盾難逃生。(下)

第十八場

〔院公上。〕

院 公 奉了丞相命，大營投書文。來此已是大營。門上有人么？

〔中軍上。〕

中 軍 做什么的？

院 公 我奉了趙丞相之命，與趙元帥投信來了。

中 軍 候着。有請元帥！

〔趙穿上。〕

趙 穿 何事？

中 軍 現有趙老丞相派人前來投信。

趙 穿 喚他進來！

中 軍 元帥喚你。

院 公 趙升與二老爺叩頭！

趙 穿 起來。趙升，書信呈上來。（呈書，穿看介）原來是朝中有事，我兄長趙盾命我趕快班師回朝。只是聽說秦國派大將劉文煥帶兵前來，不知是和是戰。此時怎好退兵？不免待看劉文煥有何動靜再作道理。

〔投書人上。〕

投書人 奉了元帥命，到此來投文。門上有人么？

中 軍 什么人？

投書人 我奉了秦國劉元帥之命，前來投文。

中 軍 候着。啓稟元帥：秦國派人投文。

趙 穿 教他進來！

中 軍 投書人進見！

投書人 參見元帥！

赵 穿 罢了。公文呈上来！（看介）秦国大元帅刘文焕致書于晋国赵大元帅：崇国乃是我国附庸，如今兴兵伐崇，請念秦晋素来交好，退兵言和，以敦和好。原来如此。来人回去对你家元帅去說，我修書不及，从此兩下退兵就是。

投書人 遵命。（下）

赵 穿 秦国講和，正好班师回朝。众將官！班师回朝！（牌子。同下。）

第 十 九 場

【二差人上。】

差人甲 伙計請了！

差人乙 請了！

差人甲 奉了屠大人之諭，在門首出榜招募勇士。咱們不免把榜文挑起，在此等候便了。

【四勇士上。】

勇士^甲_乙 学会文武艺，

勇士^丙_丁 貨賣于識家。

（同看介）

勇士甲 原来这里招募勇士，我等上前报名。請問这里可是招募勇士？

差人甲 不錯。你們打算怎么样？

四勇士 我等意欲报名。

差人甲 等着，我給你們回一声兒。有請大人！

【屠岸賈上。】

屠岸賈 何事？

差人甲 門口有報名的勇士。
屠岸賈 教他們進來！
差人甲 大人教你們進去！
四勇士 參見大人！
屠岸賈 罷了。你四人俱會武藝？
四勇士 我等俱會武藝。
屠岸賈 當面演來！
四勇士 遵命。

〔演武介〕

屠岸賈 武藝倒也不錯，收錄就是。

靈 輒 (內白)走哇！(上)
(唱)聽說有人招勇士，
急急忙忙恐來遲。
深打一躬來行禮，
見了二位說端的。

請問一聲，這裡可曾招募勇士？

差人甲 你也是報名的嗎？

靈 輒 正是。

差人甲 候着。啓稟大人，門外又來了一個報名的。

屠岸賈 教他進來！

差人甲 進來！

靈 輒 參見大人！

屠岸賈 罷了。此人身體魁梧，必有膂力。你可曾習學武藝？

靈 輒 十八般兵器件件皆能。

屠岸賈 當面演來！

〔靈輒演槍介。〕

屠岸賈 果然武藝精通。你等大家隨我進宮。來，外廂帶馬！

(原場)來此已是宮門。你等暫且在宮門以外听候傳喚，待我叩環。

〔叩門介。大太監上。〕

大太監 什么人？

屠岸賈 煩勞啓奏，說屠岸賈求見。

大太監 有請大王！

〔晉靈公上。〕

晉靈公 何事？

大太監 屠岸賈求見。

晉靈公 宣他進來！

大太監 大王有旨：屠岸賈進宮！

屠岸賈 臣屠岸賈參見大王千歲！

晉靈公 平身。我命你招募勇士怎么样了？

屠岸賈 俱已招齊，現在宮外候旨。

晉靈公 這些勇士歸你一人調遣。只是趙盾這一向托病不朝，怎樣辦理？

屠岸賈 大王可差人去到他府中，言道：宮中備宴與丞相有要事相商。他若不来，問他抗旨之罪；他若来时，埋伏了神獒、勇士，在酒席筵前杀他便了。

晉靈公 此計甚好，依計而行！

屠岸賈 大王可親筆修書，派人前去。

晉靈公 待孤傳旨。(寫介)內侍，可將旨意下至丞相府中。不得有悞！

大太監 領旨。(下)

晉靈公 正是：安排筵前伏勇士，

屠岸賈 但憑神犬助天威。(同下)

第二十場

〔趙盾上。〕

趙 盾 (唱)連日里托病恙未曾朝見，
但不知他君臣怎用机关。
將身兒且來在書房里面，

大太监 (內白)聖旨下！

趙 盾 (接唱)但听得府門外又有声喧。
香案接旨！

〔四太监引大太监上。〕

大太监 跪听宣讀！

趙 盾 千岁！

大太监 詔曰：孤以丞相趙盾賢能忠正，今日特在宮中賜宴，
以示垂念老臣之意。旨意讀罢，望詔謝恩！

趙 盾 后堂待茶。

大太监 君命在身，不能久留。告辞！（下）

趙 盾 吾兒与門客快来！

〔趙朔、提弥明、公孙杵臼、程嬰上。〕

趙 朔 (念)朝中旨意到，

提弥明 (念)不知为哪条。

趙 盾 适才大王有旨到来，宣我进宮飲宴，不知有何事故。
是我去得去不得，你們大家高見只管說來！

趙 朔 爹爹，这几日大王与爹爹为了桃园之事心中不快，
日前又有鉏麂之事，只恐怕此番賜宴宮中，其中有詐！

程 嬰 公子說的極是。常言道：宴無好宴，会無好会。只
恐此去凶多吉少。依門下之見，断断去不得的。

公孙杵臼 程兄之言未嘗無理，只是不去豈不落个抗旨不遵之罪么！

赵 盾 去又去不得，这便如何是好？

提弥明 依門下之見，老丞相只管前去；有我一人保护料無妨碍。

程 嬰 大王在宮中賜宴，豈能容帶人進宮。

公孙杵臼 門下到有一从权办法，提壯士要扮作馬童模样紧紧相随。老丞相可外罩蟒袍內襯鎧甲，身边帶定宝劍一口，以为防身。公子帶領家將在宮門以外等候。倘有不測，有提壯士保护杀出宮来，便可無事。如此可以免去抗旨之罪。

赵 朔 就依公孙先生之計。提壯士改扮起来！

〔提弥明下。〕

赵 朔 爹爹后面穿換軟甲，外罩蟒袍。孩兒随后迎接。

〔赵盾、赵朔、公孙杵臼、程嬰同下。提弥明扮馬童上。〕

提弥明 〔內〕請丞相上馬！

〔赵盾上。〕

提弥明 丞相看我扮的可像？

赵 盾 倒也不錯。如此，馬童，帶馬！〔趙馬。下。〕

第二十一場

〔四太監、大太監、賈岸屠、晉灵公急上。〕

晉灵公 〔念〕設下連环計，

屠岸賈 〔念〕要害赵宣子。

晉灵公 屠卿可將勇士調度埋伏好了！

屠岸賈 屠奇听令！

〔屠奇急上。〕

屠 奇 在！

屠岸賈 命你帶甲士一半，在兩廊以下埋伏。但听擲杯为号，一齐杀出。不得有悞！

屠 奇 得令！（下）

屠岸賈 灵輒听令！

〔灵輒急上。〕

灵 輒 在！

屠岸賈 命你帶甲士一半，在宮門劫杀。倘若赵盾逃走，不得將他放出。違令者斬！

灵 輒 得令！（下）

屠岸賈 大王可將神獒命人牽来。

晉灵公 將神獒牽上！

〔武士索狗形上。〕

屠岸賈 少时放狗，須要命他向紫袍人咬去。不知他可能听人指揮？

武 士 大人不必囑咐。此犬用草人穿上紫袍已經教練多日，万無一失。

屠岸賈 这便好了。

太 監 （內白）赵老丞相进宮！

晉灵公 屠卿你可迎上前去，虛与周旋。不許他多帶隨身之人，只許一人进宮，余人一概不准进来。

屠岸賈 这个自然。

〔提弥明、赵盾上。〕

屠岸賈 老丞相，那日在桃園之中，气着老丞相。我这里当面陪礼！

赵 盾 老夫性情不好，大人你也要多多海涵。

屠岸賈 今日之宴，千岁也为那日桃園之事。見老丞相数日

不朝，故尔設宴相請，大王自己還要當面認過。

趙盾 這就不敢。

屠岸賈 只是宮中禁地，老丞相不可攜帶多人。只許隨身僕從一人，跟隨進宮就是。

趙盾 我只帶隨身馬童，攙扶于我，也就是了。

屠岸賈 如此老丞相請！

趙盾 臣趙盾見駕，大王千歲！

晉靈公 老丞相平身。來，酒宴擺下。

〔擺宴，坐介。晉靈公看介。〕

哦，老丞相，久聞你有一出名寶劍，乃是上古之物。你今日身邊所佩帶者量是此寶，不知可肯借與孤王一觀？

趙盾 這個……

提彌明 大丞相啊！自古君臣如父子，斷無為臣在君王面前拔劍之理，道是防身寶劍不可相離。（使眼色介）

晉靈公 你是何人竟敢一旁多言？

趙盾 乃是小小馬童。

晉靈公 還不與我退去！

提彌明 自古臣侍君宴不過三杯。丞相快請退席！

趙盾 為臣告辭！

晉靈公 你今日來得去不得！

趙盾 大王莫非安排有人要害為臣？

晉靈公 要你老命，何勞人力？來，神羹何在！

〔犬形上。作擺頭看盾狀。〕

晉靈公 神羹可向紫袍人撲去！

〔犬撲介。趙盾蹲身。犬抓解介。趙盾露髻甩介。〕

趙盾 （念“撲燈蛾”）

大王不仁，太不仁，縱犬咬忠臣。

又何埋伏傷趙盾，

怎不教人痛傷心！痛傷心！

〔犬扑介。提彌明殺犬介。〕

屠岸賈 甲士何在！

〔屠奇帶領甲士上。〕

提彌明 老丞相快快逃往宮門，待門下在后抵擋！

〔趙盾下。提彌明、屠奇起打。提彌明敗下。〕

晉靈公 哈哈……

〔晉靈公、屠岸賈、眾太監下。趙盾敗上。屠奇追上。抓袍介。提彌明上。敗死下。趙盾逃下。〕

屠 奇 哪里走！（追下）

第二十二場

趙 盾 （內唱倒板）

急奔宮門來逃命！（上）

（唱）可憐彌明喪殘生。

孤身一人朝前進，

〔靈輒上。〕

前面又來攔路人！

剛要逃走，宮門面前有人攔住去路。料我老命休矣！

〔梁佳。〕

靈 輒 老丞相別來無恙？

趙 盾 面前搭話何人？

靈 輒 老丞相真是貴人多忘事了。曾記得鬻桑之下相救的饑人否？

〔趙盾拭目看介。〕

赵 盾 你，你，你莫非就是那翳桑的灵辄么？

灵 辄 正是。

赵 盾 你为何来到这里？

灵 辄 小人自蒙丞相搭救之后，回家见母，如今却被大王招募前来充当勇士。今日奉了屠大夫之命，来此宫門劫杀老丞相来了。

赵 盾 既然如此，我已力尽筋疲，漫说对敌，就是行走也觉步履艰难。你快快将我首级割下，擎功受赏去罢！

灵 辄 老丞相说哪里话来！乘人之危，君子不为；而况老丞相待我有活命之恩。老丞相自管逃走，待小人倒戈杀退勇士，保护老丞相出宫！

赵 盾 好灵辄！杀上前去！

〔屠奇、众甲士上。起打。屠奇死。众败下。赵盾谢灵辄介。〕

灵 辄 小人从此不能在晋国立足，就此去矣！（下）

〔四文堂、赵朔上。〕

赵 朔 爹爹！

赵 盾 你我父子不必回府，就此逃出国門投奔首陽便了！

（同下）

第二十三場

〔晉灵公、屠岸賈上。众甲士上。〕

众甲士 啓奏大王：只因灵辄倒戈，將赵盾救出宮門。后面又有他子赵朔，前来接应。他父子未回府中逃出国門去了。

晉灵公 便宜了这个老兒。赵盾去了，还有何人敢来阻止孤去桃园行乐！屠卿，派你去到各处選擇美女送入桃园。

屠岸賈 領旨。(下)
晉靈公 摆駕回宮。(同下)

第二十四場

赵 穿 (內白)催軍!

〔四文堂、四武士、赵穿上。〕

(唱)三軍人馬回朝轉，

鞭敲金鐙凱歌還。

人來与爷往前趨，(原場)

前軍不行為哪般!

前軍人馬為何不行?

众武士 迎面來了赵老丞相，請元帥搭話。

赵 穿 人馬列開!

〔赵盾、赵朔上。〕

赵 穿 兄長不在朝中，為何來到此地?

赵 盾 休得提起!

(唱碰板)

都只為屠岸賈心毒意狠，

進讒言要害我老命殘生。

大王爷放葵犬把我來奔，

多亏那提彌明勇猛絕倫。

在宮中有勇士埋伏已定，

幸有那小靈輒救我逃生。

因此上帶我兒往外逃奔，

不料想在此處遇你領兵。

我的兄弟啊!

赵 穿 晉王如此听信讒言，待小弟領兵回朝与他辯理!

赵盾 你不可魯莽。我家世代忠良，你作事要小心了。
赵穿 兄長何不与我一同回朝，我有兵权在手怕他作甚！
赵盾 我且躲在首陽，待等朝中平复，再作道理。請！
(分下)

第二十五場

晉灵公 (內白)摆駕！

〔四太監引晉灵公上。〕

(唱)幸喜得老赵盾逃亡在外，
孤落得每日里暢飲开怀。
教內侍与孤把駕摆，
觀看那桃園內万花齐开。

摆駕桃園！

〔原場。入園，上楼介。內鼓聲。〕

晉灵公 这是哪里来得喊杀之声，金鼓齐鳴？

〔大太監上。〕

大太監 啓稟大王：大事不好！

晉灵公 何事惊慌？

大太監 那大元帅赵穿帶兵回国，將桃園团团圍困了！

晉灵公 哎呀！

〔下楼逃介。赵穿原人上。追下。晉灵公又上。〕

晉灵公 赵穿作乱，孤不免触树而死便了！

〔触死介。赵穿原人上。〕

赵穿 晉王已死，先行盛殮起来。待我將朝事平定之后，
待等老丞相回朝再行發喪！(同下)

第二十六場

赵 盾 (內白)大王啊! (上)

(唱)嘆大王你作事自不謹慎，
每日里在桃園伤害黎民。
到如今未能够寿終正寢，
教老臣痛伤悲兩泪淋淋。

老臣得罪大王不敢在朝，只得投奔在外。不想兵民生变，大王遇难。这全是老臣一人之罪也!

(唱)我哭，哭一声大王爷!

我叫，叫一声小千岁!

你从前不听劝，

如今难保命周全。

不知桃園是誰作乱，

教臣我怎能够無感株連。

董 狐 (內白)走哇! (上)

(唱)恨赵盾他主謀犯上作乱，

却为何推不知藏躲一边。

为史官据事書不能改变，

管教那乱賊臣胆战心寒。

嘟! 好胆大的赵盾! 主謀作乱，你还装腔作态在此啼哭。滿朝文武畏你的势力，惟独我史官董狐，我是头可断志不可夺，我已經將你弑君之罪，大書特書在国史上了!

赵 盾 你是怎样書法?

董 狐 史書在此，你拿去看来。

赵 盾 (看介)赵盾弑其君。哎呀，董大人，主公遇难之时，我

正在首陽，連如何情形也訪問不着，怎么归罪于我？

董 狐 你逃亡未出国境，明明你是故意逗留探听消息。回来之后，不肯討作乱之贼，分明是袒护亲族。这作乱之事，非你却是何人！

赵 盾 听你之言，这作乱之人，莫非还是我的亲族不成？

董 狐 明明是赵穿所为，你怎說不知？

〔赵穿暗上。〕

赵 盾 这个……

赵 穿 看劍！（杀董狐介）何必与他絮絮叨叨，杀了他看何人敢再謾！

伯 魚 〔内白〕慢来，慢来，我来了！（拿書上）

赵 穿 你是何人？

伯 魚 我乃史官伯魚，特来接續董狐書史！

赵 穿 你是怎样書法？

伯 魚 也是与董狐一样写法！

赵 穿 难道你就不怕我的宝劍？

伯 魚 你的宝劍只可杀我一人性命，我的史笔真可使你落个千載罵名！

〔赵穿拔劍欲杀介。〕

赵 盾 慢来！史官不可侮也。我宁可蒙此不潔之名，不願再杀秉笔直書的史官了！

〔唱〕史官大笔真可怕，

不用刀槍把人杀。

劝人寬宏須量大，

如今笑罵且由他。

国家不可一日無君，大家同到朝房議論。請啊！

〔牌子。同下。〕

八 義 圖

(搜孤救孤、誅屠興趙)

邢威明藏本

提 要

灵公死后，經成公一代傳位景公。是時趙盾已死，趙朔娶景公妹庄姬。屠岸賈重提往事，謂趙氏曾弑灵公、如不誅滅將留后患。景公信其言，命將趙朔及家人三百余口一并殺戮。庄姬懷孕，逃避宮內，产生孤兒趙武。屠岸賈搜宮未能將孤兒搜獲，揚言將盡殺與孤兒同庚之嬰孩。嗣庄姬密將孤兒托付門客程嬰撫養，適程妻亦产一子。程嬰恐累害全國嬰兒，遂與公孫杵臼計議，以己子假充趙孤，交公孫杵臼收藏，然後向屠密報，公孫亦願舍命全孤。程嬰遂向屠首告，將公孫杵臼與程子殺害，己則密携孤兒逃匿撫養。

景公死后，悼公繼位。程嬰隱居孟山撫養趙武，已十五年。悼公追念功臣，大夫韓厥將趙朔被害之事奏聞。并將趙武、程嬰召喚入宮。悼公詢知程嬰等救孤經過，立將屠岸賈處斬，命趙武輔政。程嬰以大仇已復，趙氏復興，并念及故友公孫杵臼為救孤而死，己亦不願獨生，遂自殺。

第一場

〔屠岸賈、院子上。〕

屠岸賈 (引) 想起当年恨，时刻挂在心。

老夫屠岸賈，晉國為臣。只因當初趙穿、趙朔在桃園弑了靈公，那趙盾老兒迎接成公即位。在慶賀新君酒席筵前，趙盾老兒唆使趙穿当着滿朝文武百官將老夫辱罵。老夫當時不敢爭辯，只得隱忍在心。如今趙盾、趙穿已死，新君登基未久，不免上殿伺機參他一本，也好消却心头忿恨。來！

院 子 有。

屠岸賈 吩咐打道上朝！(同下)

第二場

〔四大禮、四內監、四朝官引晉景公上。〕

晉景公 (引) 無憂無愁，位列諸侯。

(詩) 先王創業多少年，

建成霸主錦江山。

寡人洪福真不淺，

飲宴笙歌自在閑。

寡人晉侯在位。自從登基以來，四邊安靜，五谷豐登。國事無論大小，都交大司馬一人執掌，寡人樂得逍遙自在。今當早朝，內侍傳旨下去，有本早奏，無本退班！

屠岸賈 (內白)臣大司馬有本啓奏!

內 監 隨旨上殿!

屠岸賈 (內白)領旨! (上)

心懷千般恨，上殿見当今。臣屠岸賈見駕，大王千岁!

晉景公 大司馬平身。

屠岸賈 千千岁!

晉景公 賜坐。

屠岸賈 謝坐。

晉景公 司馬上殿有何本奏?

屠岸賈 臣有本章，望大王御覽。

晉景公 呈上來。

屠岸賈 大王請看。

〔內監放案介，景公看介。〕

晉景公 唔呼呀! 我道为了何事，原来是为当年桃园弑君之事，今已多年，还提他做甚?

屠岸賈 啓奏大王：事虽多年，乃是赵家所作，大王可將駙馬赵朔宣上殿来，一問便知明白。

晉景公 依卿所奏。內侍，宣駙馬赵朔上殿!

內 監 領旨。大王有旨，宣駙馬赵朔上殿!

赵 朔 (內白)領旨! (上)

(唱)烏鴉当头叫喳喳，

叫得我赵朔乱如麻。

我父为国归泉下，

我一家守灵帶孝披麻。

忽听大王旨意下，

急忙上殿問根芽。

站立在殿角心惊詫，
上面坐的是对头冤家。
吉凶二字且撇下，
他有言来我有答。

臣赵朔見駕，大王千岁！

晉景公 駙馬平身。

赵 朔 千千岁！

晉景公 賜坐。

赵 朔 謝坐。大王宣臣上殿，有何国事議論？

晉景公 孤想当年桃园弑君之事，駙馬必知其情？

赵 朔 桃园弑君乃是逆賊赵穿所为，臣父子那年不在朝中。
大王提他做甚？

屠岸賈 臣啓大王：他父子虽不在朝中，回朝之时，就应上
殿請旨討賊；既不討賊，豈不是与他同党？

晉景公 是啊。你父回朝未曾討賊，豈不是同謀？

赵 朔 臣父虽未曾討賊，已經下世去了。大王还追究做甚？

晉景公 是啊。他父已經下世，还追究做甚？

屠岸賈 大王乃是一国之主，若不追究，恐怕后来也要照样
而行。似这等不忠之臣，理当斬首。

晉景公 着哇。孤王若不追究，后来豈不照样而行。似你这
样不忠之臣，留他何用，殿前武士推出斬首！

赵 朔 哎呀！

(唱)站立殿角把話說，

尊一声大王听明白：

奸賊矇君本奏过，

忠良不能立朝閣。

含悲忍泪下殿角，

看是何人把本托。

〔二大鎧押下。〕

四朝官 (內白)刀下留人! (上)

(唱)听说駙馬綁午門，

見了大王問分明。

臣等見駕，大王千岁!

晉景公 众卿平身。

四朝官 千千岁!

晉景公 众卿有何本奏?

四朝官 臣啓主公：想那桃園弑君之事，乃是赵穿所为，与駙馬何干?

晉景公 这个……

屠岸賈 大王! 他等俱是赵家同党，不如一齐斬首。

晉景公 有理。武士們!

二大鎧 有。

晉景公 將他們一齐斬首!

〔二大鎧綁介。〕

四朝官 哎呀，不好了!

屠岸賈 押下去!

〔牌子。押四朝官下。〕

韓厥 (內白)走哇! (上)

刀下留人!

(唱)听说駙馬問典刑，

吓得韓厥胆战惊。

迈步且把金殿进，

見了大王問分明。

臣韓厥見駕，大王千岁!

晉景公 卿家上殿，有何本奏？

韓厥 駙馬等身犯何罪，為何一齐斬首？

晉景公 為當年桃園弑君之事，故尔斬首。

韓厥 想桃園之事，乃趙穿所為。況且駙馬不在朝中，望大王詳細查之。

晉景公 啊！這……大司馬你看如何？

屠岸賈 既是韓大夫保本，將他們打入天牢，七日后再行斬首。

晉景公 既是卿家保奏，將他等打入天牢，七日后再行斬首。
下殿去罷！

韓厥 謝大王。正是：忠良遭讒害，教人泪滿腮。（下）

晉景公 大司馬听封！

屠岸賈 臣。

晉景公 將趙氏兵權付你一人執掌，須要尽心協力，扶保孤王。領旨下殿！

屠岸賈 謝大王。

晉景公 退班！（同下）

第三場

程嬰 （內白）走哇！（上）

（唱）聽說駙馬問典刑，

不由我程嬰胆怕驚。

卑人程嬰，曾為趙相門客。不知駙馬身犯何罪，打入天牢，七日後問斬。我不免去到趙府與公主送信便了！

（唱）迈开大步往前進，

見了公主說分明。（下）

第 四 場

〔庄姬上。〕

庄 姬 （唱）这几日因何故心神不定，
心又惊肉又跳所为何情！

〔程嬰上。〕

程 嬰 （唱）来至在赵相府未及通禀，
見公主把此事細說詳情。
參見公主。大事不好了！

庄 姬 啊！大胆的程嬰，进得相府也不通禀，这样大惊小怪，是何道理？

程 嬰 哎呀公主啊！駙馬也不知身犯何罪，打入天牢，七日后就要問斬！

庄 姬 你待怎講？

程 嬰 七日后就要問斬！

庄 姬 哎呀！（气椅）

（唱倒板）

听說是駙馬爷問斬刑，

（叫头）駙馬，我夫，喂呀……

（唱）好似鋼刀刺在心。

轉面再把程嬰問：

有何妙計救他身？

程 嬰 （唱）公主休要泪双淋，
去到天牢定計行。

庄 姬 （唱）程嬰与我前把路引！

〔車夫上。庄姬坐车介。小原揚。〕

庄 姬 （唱）見了駙馬問分明。（下車介）

程 嬰 来此已是。

庄 姬 前去搭話。

程 嬰 是。門上哪位在？

〔禁卒上。〕

禁 卒 作什么的？

程 嬰 公主前来探望駙馬，快快開門！

禁 卒 待我開門。

〔程嬰、庄姬同進門介。〕

程 嬰 快請駙馬！

禁 卒 有請駙馬！

〔趙朔上。〕

趙 朔 (唱)心中只把奸賊恨，

苦害我趙家為何情！

禁卒何事？

禁 卒 公主前来要見駙馬。(下)

趙 朔 公主在哪里？

庄 姬 駙馬在哪里？喂呀……(哭介)

趙 朔 哎呀！

(唱)見公主不由人珠淚難忍。

趙 朔 (三叫頭)公主，我妻，妻呀！
庄 姬 駙馬，夫君，夫呀！

趙 朔 (唱)且听我把此事細說分明：

晉景公在朝內不理朝政，

屠岸賈掌大权任意施行。

我的父在世时时常过問，

因此上狗奸賊記恨在心。

我趙家保晉國忠心秉正，

身死后落一个万古留名。

庄 姬 (唱)听一言不由我珠泪滚滚，
尊一声駙馬公細听分明：
滿朝中文武臣豈無議論，
劝駙馬在天牢等候信音。

赵 朔 (唱)可嘆你金枝叶遭此不幸，
好鴛鴦被棒打兩下离分。
恨屠賊行此事心毒意狠，
那大王断不能赦我殘生。

大王耳軟，奸賊势力过大，我命料想难存。公主早早进宮，免得那賊加害于你！

庄 姬 妾身現已身怀六甲，將來不知是男是女。駙馬生死难定，望你留下名字。

赵 朔 若是生男名叫赵武；若是生女名叫赵文。哎，我只願生男，不願生女。

庄 姬 却是为何？

赵 朔 若是生男，可以杀賊报仇；若是生女就無用了哇！

(想介)

(叫头)哎呀公主啊！倘若是生男，那屠賊聞知豈不要斬草除根！(叫头)蒼天哪，天！想我赵家忠心为国，反遭此毒害，就無报应了么！

[吐血介，庄姬哭介。]

程 嬰 (叫头)駙馬！公主！哎！

(唱倒板)

見駙馬只哭得酒醉一样，
賢公主在一旁短嘆悲伤。
我程嬰受过恩怎能观望，

在一旁腹輾轉細細思量。

(叫头)且住。我程嬰曾受过赵家大恩，倘若是公主生下一男，我將他抱在我家撫養。以后成人，也好杀賊报仇。我就是这个主意呀！

(唱)劝駙馬与公主且把心放，
有什么杀身禍有我承当。
倘若是生孤兒我替撫養，
我程嬰有二意天降禍殃！

赵 朔 如此，請上受我夫妻一拜！
庄 姬

程 嬰 折死小人了！

赵 朔 (唱)但願得养孤兒無灾無恙，

庄 姬 (唱)多謝你大义人赤胆心腸。

〔禁卒上。〕

禁 卒 大司馬前来查監！

赵 朔 不好了！

(唱)这才是無情劍从空下降，
斬断了夫妻們并头鴛鴦。
我二人只哭得泪如雨降。

啊啊……

〔哭介。兩冲。庄姬、程嬰出監下。禁卒押赵朔下。〕

第 五 場

〔四校尉、引丕豹上。〕

丕 豹 俺丕豹。奉了大司馬之命，捉拿赵家滿門三百餘口。
校尉的，就此前往！

〔小原場。〕

校尉 来此已是。

丕豹 打了进去！兩廂搜来！

〔众搜介，綁众家人上。〕

校尉 俱已拿到。只有公主不見！

丕豹 (叫头)且住。公主不見，回复大司馬便了！（同下）

第 六 場

〔四龙套引屠岸賈上。〕

屠岸賈 老夫屠岸賈。也曾命丕豹捉拿赵氏滿門，未見回报。来，伺候了！

〔丕豹上。〕

丕豹 參見大司馬！小人交令。

屠岸賈 命你捉拿赵氏滿門，可曾拿到？

丕豹 俱已拿到。只有公主逃进宮去！

屠岸賈 噢！聞听庄姬身怀有孕，倘若生男，豈不是老夫一个大大的对头！丕豹！

丕豹 在。

屠岸賈 命你帶領四十名校尉，把守宮門，打探公主生男生女，速报我知！

丕豹 得令。

屠岸賈 將赵氏滿門綁上来！

〔校尉押赵朔，众家人上。〕

赵朔 (唱)奸賊傳令如山倒，

汗馬功劳無下梢。

將身来在大堂道，

看屠賊把我怎开消！

屠賊呀，屠賊！我死之后定要追兒的狗命！

屠岸賈 推出一齊開刀！

〔众推趙朔等下斬介，校尉反上。〕

校尉 斬首已畢。

屠岸賈 上殿交旨去者！（同下）

第七場

〔二宮女、國太、莊姬同上。〕

國太 （唱）你兄王寵奸賊不理朝政，

莊姬 （唱）他害我一滿門好不傷情。

〔內監上。〕

內監 國太，公主，大事不好了！

國太 何事惊慌？

內監 駙馬滿門，俱已斬首！（下）

莊姬 （唱）聽說駙馬喪了命，
冷水澆頭怀抱冰。
不覺一陣腹疼痛，
想必孩兒要降生。（下）

國太 （唱）一見公主難扎掙，
十月已滿要臨盆。

〔二宮女上。〕

二宮女 啓奏太后：公主產生孤兒！

國太 好了！
（唱）聽說養了小姣生，
不由哀家喜在心。
手指屠賊來罵定，
他趙家出了報仇的人。（同下）

第 八 場

〔四校尉引屠岸賈上。〕

屠岸賈 只因公主庄姬逃進宮去，老夫時刻挂心。聞得公主產生孤兒，是我奉了晉王旨意，進宮搜孤。校尉的！

校 尉 有。

屠岸賈 打道進宮！（牌子。同下。）

第 九 場

〔國太、庄姬抱子上。〕

國 太 （唱）恨昏王無道寵奸佞，

庄 姬 （唱）害得我一家兩離分。

國 太 恭喜我兒忠良有后！

庄 姬 屠賊如此行事，只恐孤兒難保性命！

國 太 吉人自有天相。

韓 厥 （內白）走哇！（上）

啓奏國太：大事不好了！

國 太 何事惊慌？

韓 厥 今有屠賊前來搜孤！

國 太 不好了！

（唱）所說是屠賊來搜尋，

倒教哀家心內驚。

回頭再與皇兒論，

設法搭救趙家根。

庄 姬 （唱）母后不必胆怕驚，

孩兒自有巧計行。

將孤兒藏在中衣內。

奸賊不能搜兒身。

国太 (唱)我兒大事安排定，
那奸賊難解其中情。

〔四校尉引屠岸賈上。“急急風”。挖門。〕

屠岸賈 臣屠岸賈見駕，国太千歲！

国太 平身。

屠岸賈 千千歲！

国太 進宮何事？

屠岸賈 只因主公有旨，聽說公主逃進宮來產生孤兒；臣奉旨前來進宮搜狐。

国太 生下一女，落地而亡了！

屠岸賈 国太此事只瞞得晉王，難瞞老臣。

国太 怎麼講？

屠岸賈 難瞞老臣。

国太 嚙！

(唱)指着屠賊發恨聲，
你私入宮闈亂胡行。
公主生女已然死，
哪有孤兒在宮廷。

屠岸賈 (唱)国太休要發雷霆，
臣奉聖旨來搜宮。

庄姬 (唱)趙家与你何仇恨，
苦苦害他為何情？

屠岸賈 (唱)趙家弑君犯罪重，
虽灭滿門還算輕。

国太 (唱)晉王他是我的子，
哪個大胆亂胡行！

屠岸賈 (唱)搜孤本是臣奉命，
誰人胆大敢不遵！

国太 (唱)任你搜来任你寻，
免得奸賊起疑心。

屠岸賈 校尉的！

校尉 有。

屠岸賈 四下搜来！

[众搜介。]

校尉 無有孤兒。

屠岸賈 起过了！(叫头)且住。搜孤不出，想是另藏别处！
(叫头)国太，公主！十日之內有了孤兒便罢；若無
孤兒献出，将这晉国之中与孤兒同庚者斬尽杀絕！
校尉的！

校尉 有。

屠岸賈 打道回府！

[屠岸賈、校尉同下。内監暗上。]

庄姬 好賊子！

(唱)一見賊子出宮廷，
再罵晉王無道君。
一时昏迷难扎挣……

[倒介、宮女扶下。]

国太 (唱)姣兒昏倒地埃塵。

內侍快傳哀家命：
宣召韓厥進宮廷。

內監 国太有旨：宣韓厥進宮！

韓厥 (內白)領旨！(上)

忠心貫日月，青史傳古今。臣韓厥見駕，国太千岁！

国太 大夫平身。

韓厥 千千岁！宜臣进宮，有何国事議論？

国太 只因屠賊搜孤甚紧，公主憂慮，故而染病在床。大夫有何妙計救孤？

韓厥 臣聞赵相有一門客名叫程嬰，此人頗有忠义之心。何不將孤兒托付此人！

国太 此計甚好。內侍！

內監 有！

国太 快請公主！

內監 有請公主！

〔庄姬上。〕

庄姬 (唱)忽听內侍一声請，
見了母后問分明。

參見母后！

国太 我兒平身。

庄姬 謝母后！

国太 一旁坐下。

庄姬 謝坐。宜兒为了何事？

国太 韓大夫言道，你家門客程嬰頗有忠义之心，何不將孤兒托付此人撫養，長大成人，也好報仇。

庄姬 此計虽好；只怕孤兒不好出宮。

韓厥 臣有一計，但是上天保佑方可出宮。

国太 有何妙計，何为上天保佑？

韓厥 將孤兒藏在为臣的藥箱之內，若不啼哭方可出宮。

庄姬 此計甚好。大夫請受我一拜！

韓厥 折杀为臣了！

庄姬 (唱)但願救得孤兒命，

我赵家輩輩不忘恩。

(叫头)赵武呀，赵武！你一家之仇俱在你一人身上。
出宫之时，哭也在你，这不哭也在你。快快出宫去罢！

韓 厥 遵命！

〔韓厥抱子下。庄姬哭介。〕

庄 姬 赵武，姣兒！兒啊……

(唱)一見姣兒出宮廷，

霎時母子倆離分。

但願蒼天要多多的照應，

我兒長大殺仇人。

国 太 (唱)母女一同後宮進，

且坐宮廷等信音。

国 太 好賊呀！(同下)

第 十 場

程 嬰 (內)走哇！(上)

(唱)心中只把屠賊恨，

趙氏滿門赴幽冥。

卑人程嬰。昨日韓大夫將我喚進府去，將孤兒交我撫養。可恨奸賊傳下一令，十日之內，有人獻出孤兒賞賜千金；十日限滿若無人獻出，要將晉國之中與孤兒同庚者斬盡殺絕。幸喜我妻生下一子，與孤兒同庚。我不免舍了親生之子，搭救孤兒性命，以報趙相的大恩。看今日天色已晚，待明日去到首陽山，與我那好友公孫杵臼商議，定計救孤兒便了。
(唱)見了公孫把計定，

报答赵相知遇恩。(下)

第十一場

〔公孙杵臼上。〕

公孙杵臼 (引)赵屠結冤仇，恨奸賊，何日罢休。

老汉公孙杵臼。昔日曾为赵相門客。可恨屠賊讒害赵家滿門三百余口，只有庄姬逃进宮去，聞得屠賊进宮搜孤。哎，天哪，眼見得忠良無有救应了！

(唱)惱恨屠賊心太狠，

害死赵家一滿門。

眼見孤兒無救应，

大事还須問程嬰。

程 嬰 (內白)走哇！(上)

(唱)屠賊作事心太恨，

三百余口赴幽冥。

公孙兄在家么！

公孙杵臼 哪一位？

程 嬰 小弟来了。

公孙杵臼 賢弟請到里面。

程 嬰 請！

公孙杵臼 請坐！

程 嬰 有坐。哎！

公孙杵臼 賢弟为何这等模样？

程 嬰 晋国之中出了这样惊天动地之事，怎么你还不知道么？

公孙杵臼 什么惊天动地之事？

程 嬰 那屠賊进宮搜孤，未曾搜出，为此，那賊一計不成，

又生二計。只因趙家三百余口，被屠賊斬盡殺絕；只有孤兒一人被莊姬帶進宮去。只因那賊進宮搜孤，未曾搜出孤兒，為此懸出賞格在外：十日之內，有人獻出孤兒，賞賜千金；不然定要將晉國中與孤兒般長般大的嬰孩要斬盡殺絕。你道惱是不惱？

公孫杵臼 不知賢弟你的來意如何？

程 嬰 小弟此來，特與公孫兄商議這救孤之策。必須想一兩全之計，搭救孤兒才是。

公孫杵臼 愚兄是忙中無計呀！

程 嬰 怎么你也是忙中無計么？小弟倒有一兩全之計。

公孫杵臼 何為兩全之計？

程 嬰 若有一人舍得一命，一人舍得一子，方為兩全。

公孫杵臼 賢弟！你看愚兄偌大年紀，情願舍命；但不知何人舍子？

程 嬰 這舍子么？小弟倒有一子，與孤兒般長般大，我意欲將孤兒掉換下來，日後也好與趙氏門中報仇雪恨。

公孫杵臼 但不知怎樣掉換孤兒？

程 嬰 待小弟出首，就說你隱藏孤兒，那賊必然前來搜尋，哎呀！恐怕你的性命難保哇。

公孫杵臼 賢弟，愚兄方才言過，年已半百死而何惧！但不知我那弟婦她可曾知道？

程 嬰 你那弟婦，深明大義，我看此事，料無不允吧。話雖如此說，我还不曾講呢。不妨，不妨！

公孫杵臼 話雖如此，快快回去商議要緊。

程 嬰 告辭了！

（唱）你我二人把計定，

救孤之事我担承。（下）

公孙杵臼（唱）但願救得忠良后，
滿斗焚香謝神灵。（下）

第十二場

〔程妻抱双孩上。〕

程 妻（念）仗义救孤身，妻随夫志行。

程 嬰（内白）走哇！（上）

（念）大事安排定，劝妻舍亲生。

程 妻 官人回来了。請坐。

程 嬰 有坐。嗜！

程 妻 官人為何煩惱？

程 嬰 娘子，你还不知道啊，那賊一計不成，又生二計。

程 妻 那賊又生何計？

程 嬰 只因他进宮搜孤，未曾搜出，为此悬下賞格在外，
十日之內，有人献出孤兒，賞賜千金；不然要將晉
國中与孤兒般長般大的嬰孩，要斬尽杀絕。

程 妻 就該想一妙計搭救孤兒才是。

程 嬰 我与公孙老爷定下一个兩全之計。

程 妻 何為兩全之計？

程 嬰 必須一人舍得一命，一人舍得一子，方算兩全之計。

程 妻 但不知何人舍命？

程 嬰 那公孙老爷情願舍命。

程 妻 但不知何人舍子？

程 嬰 这舍子么……

程 妻 正是。

程 嬰 啊，娘子，想你我夫妻深受赵相大恩，事到如今，
豈能坐观成败！我意欲將你我亲生之子舍却，將孤

兒掉換下來，與忠良留一後代。你看此計可好啊？

程 妻 官人說哪里話來，想你我夫妻年近半百，只有一子。
此事我萬難應允。

程 嬰 哎，娘子呀！

（唱）娘子不必太烈性，

卑人言來你是听：

趙屠二家有仇恨，

三百余口命赴幽冥。

我與那公孫杵臼把計定，

他舍命來你我舍親生。

舍子搭救忠良後，

老天爺不絕我的後代根。

你今舍了親生子，

來年必定降麒麟。

程 妻 （唱）官人說話理雖順，

妾身言來听分明：

你今年歲有五十正，

妾身也有四十春，

夫妻只生一個子，

要我舍子萬不能！

程 嬰 （唱）千言萬語她不肯，

不舍姣兒難救孤生。

無奈何我只得雙膝跪，（跪介）

哀求娘子舍姣生。

程 妻 （唱）你要跪來你就跪，

教我舍子萬不能。

程 嬰 （唱）人言婦人心腸狠，

狠毒毒不过你妇人心。

程 妻 (唱)常言道虎狼不食子，

你比虎狼狠十分。

程 嬰 (唱)倒不如我程嬰死了吧！

程 妻 (唱)或生或死一路行。

程 嬰 (唱)手持鋼刀要尔的命！

程 妻 (唱)回手关上兩扇門。(下)

程 嬰 这还了得！

[程嬰气坐介。公孙杵臼上。]

公孙杵臼 (唱)我与程嬰把計定，

不知他心似我心。(进門介)

啊賢弟，愚兄来了。

程 嬰 啊，公孙兄来了，請来上坐。

公孙杵臼 有坐。弟妹可曾应允？

程 嬰 我被这賤人气糊塗了。那賤人执意不允。

公孙杵臼 賢弟你不是說她是賢德人么？

程 嬰 她不肯哪！

公孙杵臼 無妨。請出弟妹，待愚兄相劝。

程 嬰 是。啊，公孙老爷来了，你还不走了出来！

[程妻上。]

程 妻 何事？

程 嬰 公孙老爷来了，有話对你講。

程 妻 知道了。公孙老爷万福！

公孙杵臼 弟妹少礼。請坐。

程 妻 告坐。

公孙杵臼 啊，弟妹，听你丈夫相劝，舍了亲生之子，搭救忠良后代。有道是：如今舍了亲生子，来年必定降麒麟。

(唱)人有善念天有神，
莫把陰功当浮云。
你今舍了亲生子，
来年必定降麒麟。

程 妻 (唱)公孙兄說話理虽順，
要我舍子万不能。

公孙杵臼 (唱)看我薄面把人情准。

程 妻 (唱)誰能舍子救他人！

程 嬰 (唱)看起来你是个不賢的妇。

程 妻 (唱)实实难舍小姣生。

程 嬰 罢！

(唱)一把鋼刀項上刎。

公孙杵臼 且慢！

(唱)賢弟息怒且消停。

轉面再对弟妹論：

死了丈夫靠何人？

程 妻 多口！

公孙杵臼 (唱)無奈何上前忙跪定，
哀求弟妹舍亲生。

程 妻 (唱)他二人哭得珠泪滾，
鉄石人聞也伤心。
公孙老爷快請起，
奴家情願舍亲生。

公孙杵臼 (唱)一見弟妹舍亲生，
上得史書标美名。

程 嬰 (唱)多謝娘子开了恩，
你母子快快兩离分，

程 妻 (唱)一句話兒錯出唇，
姣兒送到枉死城。
還要老天多保定。

〔程嬰搶子交公孫杵臼介，同拉下。〕

第十三場

〔四龍套、二校尉引屠岸賈，“急急風”上。〕

屠岸賈 剪草不除根，萌芽依旧生。老夫屠岸賈，前番搜孤，未曾搜出，老夫标出賞格在外，十日之內有人獻出孤兒者賞賜千金；十日之內無人獻出，我將晉國嬰孩与孤兒同庚者斬尽杀絕。看十日限滿，校尉的，伺候了！

程 嬰 (內白)走哇！(上)
來此已是，待我击动堂鼓！(击鼓介)

校 尉 有人击鼓！

屠岸賈 抓进来！

程 嬰 击鼓人告进！（进。跪介）參見大人！

屠岸賈 你为何击动堂鼓？

程 嬰 小人有机密大事稟告。

屠岸賈 有什么机密大事，快些講来！

程 嬰 兩旁耳目甚众。

屠岸賈 他等俱是老夫心腹之人，你但講何妨！

程 嬰 大人前番搜孤可曾搜出？

屠岸賈 未曾搜出。

程 嬰 孤兒在……

屠岸賈 啊，現在哪里？

程 嬰 現在首陽山公孫杵臼家中。

屠岸賈 校尉的！

校尉 有。

屠岸賈 去到首陽山，將公孫杵臼抓來見我！

二校尉 啊！（下）

屠岸賈 他隱藏孤兒，你是怎麼知道？

程 嬰 小人与公孫杵臼俱是趙家門客，又有八拜之交，是他隱藏孤兒不報，小人勸他前來出首。大人又有賞賜千金，他執意不肯，反倒辱罵小人。小人本當不來稟報，怎耐大人有言在先，知情不舉，罪加一等，為此特地前來稟報大人！

屠岸賈 可是實言？

程 嬰 句句實情。

屠岸賈 你叫什麼名字？

程 嬰 小人名叫程嬰。

屠岸賈 程嬰！

程 嬰 有。

屠岸賈 站立一旁。

〔二校尉領公孫杵臼上。〕

公孫杵臼 參見大人！

屠岸賈 噀！大胆老狗，隱藏孤兒不報，該當何罪！

公孫杵臼 小人隱藏孤兒，何人得見？

屠岸賈 你抬頭觀看，就是他！

公孫杵臼 哎呀大人哪！他叫程嬰，素日与小人有仇，乃是誣告。

屠岸賈 怎麼講？

公 孫 乃是誣告。

屠岸賈 住了！

（唱）听一言來怒氣生，

大胆老狗乱胡行。
隱藏孤兒你不報，
論王法就該問斬刑。

公孙杵臼 (唱)白虎大堂一声稟，
尊声大人听詳情：
这是程嬰誣告我，
哪有孤兒獻大人。

屠岸賈 呸！
(唱)白虎大堂不招認，
不動大刑難招承。
人來与我乱棍打！

公孙杵臼 (唱)縱然打死也難招承。

屠岸賈 (唱)回頭再与程嬰論：
老夫賜你鞭一根，
你一邊打來一邊問，
看他招承不招承！

程 嬰 (唱二簧倒板)
白虎大堂奉了命，

屠岸賈 程嬰，与我着實的打！

程 嬰 (唱迴龍)

都只为救孤兒舍亲生，連累了年近蒼蒼受苦
刑，眼見得兩離分。

(唱原板)

我与他人定巧計，
到如今連累他受苦刑。
開言便把公孙兄問，
小弟言來你是听：

你若是再三的不肯招認，
大人的王法不徇情，
手執皮鞭將你打，（打介）

公孙杵臼 程嬰，哎呀！

程 嬰 （唱散板）

你你你不可胡言攀扯好人！

公孙杵臼 好賊呀！

（唱）手指程嬰罵高声，

苦害赵家为何情？

我今一死無別恨，

陰曹地府勾尔魂。

程 嬰 （唱）公孙杵臼不招認，

大人首陽去搜尋。

屠岸賈 校尉的！

校 尉 有。

屠岸賈 將老狗帶好，打道首陽山！（原場）

校 尉 來到首陽山。

屠岸賈 兩廂搜來！（校尉搜介）

校 尉 有一嬰孩。

屠岸賈 起過了！嚙！胆大的老狗！你說孤兒不在你家，這夾壁牆內嬰孩是哪里來的？

公孙杵臼 好奸賊！

（唱）奸賊作事太欺心，

苦害赵家为何情？

破出老命把孤兒搶！

屠岸賈 （唱）一足踏在地埃塵。

人來与我忙上捆！

程 嬰 (唱) 這是你飛蛾投火自燒身。

屠岸賈 校尉的，將老狗與孤兒綁赴法場，押下去！

公孫杵臼 好奸賊！

〔校尉推公孫杵臼下。〕

程 嬰 小人討祭。

屠岸賈 你因何討祭？

程 嬰 小人与他有八拜之交，若不祭奠，只恐旁人笑罵。

屠岸賈 容你一祭。

程 嬰 謝大人！

(唱) 雖然杯酒尋常飲，
以表當年結拜情。(下)

屠岸賈 來，打道法場！(同下)

第十四場

〔起鼓〕

公孫杵臼 (內唱倒板)

一片好心反成恨！

〔四刀手押公孫杵臼上。〕

(唱) 可嘆我為孤兒，年近蒼蒼受典刑，好不傷情。

我與程嬰把計定，

我舍老命他舍親生。

縱然一死有何恨，

搭救了忠良后代根。

將身兒且把那法場進，

咬定牙關等時辰。

迈步兒來到法場中，

〔程嬰上。〕

程 嬰 (唱)只見孤兒與公孫兄。

(叫頭)公孫兄，趙公子！你二人死在九泉之下，休怨

我程嬰！

躬身下拜禮恭敬，

眼望孤兒淚淋淋。

法場上看的人都來叫罵，

一個個罵的是我程嬰是一個無義的人。

貪享榮華受富貴，

斷送了忠良爺的後代根。

這是我好意反成惡意，

滿腹的心腹事向誰云。

公孫杵白 (唱)他那里說話不留神，

走漏消息事難成；

隱去好言惡言論，

高聲大罵小程嬰。

你不過貪心求富貴，

你不過求賞得千金。

我今一死不要緊，

撫養你子要小心！

程 嬰 (唱)公孫兄說話須謹慎，

洩露了機密大事難成。

先前撫孤是你我，

到如今知心又有誰人？

你為忠良喪了命，

可嘆我為孤兒絕了後根。

無奈何燒紙把酒敬……

公孫兄，我那親，啊……我，我，我，我那親兒啊！

〔敬酒介。燒紙介。〕

〔四校尉、屠岸賈上。〕

屠岸賈 程嬰可曾祭畢？

程 嬰 祭尊已畢。

屠岸賈 校尉的，將孤兒與老狗一齊開刀！

公孫杵臼 好賊呀！（杀介。下。）

屠岸賈 程嬰！程嬰！

程 嬰 呵，呵，伺候大人。

屠岸賈 杀死老狗，你為何落淚？

程 嬰 小人与他有八拜之交，今見他死得可憐，故而落淚。

屠岸賈 來，與他看賞！

程 嬰 且慢，小人不願領賞。

屠岸賈 願着何來？

程 嬰 小人有一子，與孤兒般長般大，日後恐怕有人陷害我父子，望大人另眼看待就是。

屠岸賈 抱來我看！

程 嬰 遵命！

（唱）背轉身來笑盈盈，

奸賊中了巧計生。（下）

屠岸賈 （唱）老夫仇人俱斬盡，

這才是剪草永除根。

〔程嬰抱孤兒上。〕

程 嬰 （唱）懷抱孤兒法場進，

日後長大杀仇人。

〔屠岸賈接孤兒看介。〕

屠岸賈 （唱）天庭飽滿地閣圓，

兩耳垂肩相非凡。

老夫膝下無有后，
兒啊！

你就是老夫送終男。
程嬰，此子認為老夫螟蛉義子，你夫妻在府中吃碗
安樂茶飯。你意下如何？

程 嬰 多謝大人！（下）
屠岸賈 來，打道回府。（同下）

第十五場

晉悼公 （內白）擺駕！
〔四內侍、一大太監引晉悼公上。小鑼。〕

晉悼公 （唱）金殿賜與功臣宴，
居民共享堯舜天。
內臣擺駕皇宮院，
快宣韓厥把駕參。

太 監 大王有旨：宣中軍元帥韓厥進宮！
〔韓厥上。〕

韓 厥 大王一聲宣，進宮把駕參。臣韓厥見駕，大王千歲！

晉悼公 卿家平身。

韓 厥 千千歲！

晉悼公 賜坐。

韓 厥 謝坐。主公將臣宣進宮來，有何國事議論？

晉悼公 卿家有所不知。只因孤王新登大寶，不知哪家功臣
功勞最大，卿家要一一奏來，孤好論功行賞。

韓 厥 主公此言敢是思念功臣？

晉悼公 正是。

韓 厥 主公若問功臣，唯有趙盾輔保襄景兩世，立功於晉，

能尽心竭力取威定霸。不幸景公失政，寵信那佞臣屠岸賈。那老賊素與趙氏有仇，暗奏一本，誣賴他趙家有弑君之罪。那時先君景公不問青紅皂白，將他趙氏滿門三百余口盡行誅戮，此事人人怨恨于至今乎！（牌子）

晉悼公 如此說來，他趙家定然無后了？

韓厥 非也。天幸趙氏留下孤兒趙武，至今尚在。

晉悼公 現在何處？

韓厥 那趙家被害之後，趙朔之妻莊姬公主逃在後宮，產生孤兒。那屠賊進宮搜孤未遂，標出千金之賞。那時他趙家有兩名門客，一名程嬰，一名公孫杵臼，定下苦肉之計。公孫舍命，程嬰舍子，假冒孤兒，獻于屠賊。可憐他等喪命，程嬰抱定孤兒，藏在孟山之內，至今一十五載，冤仇未報。主公今日賞功罰奸大修晉政，何不追封趙氏之功？

晉悼公 如此，卿家速到孟山，喚那程嬰帶領孤兒趙武，前來見孤。

韓厥 臣遵命！

（唱）說明了趙氏冤仇恨，

孟山去訪老程嬰。（下）

晉悼公 （唱）內侍擺駕後宮進，

程嬰可算忠義人。（同下）

第十六場

〔程嬰上。〕

程嬰 （唱）孤兒隱藏在孟山，

屈指算來十五年。

心中不把別的怨，
只怨屠賊狗倭奸。
趙家與你有何仇怨，
苦害他滿門為哪般？
一心要把後代斷，
搜尋孤兒絕香烟。
我與公孫把計獻，
狗奸賊中了巧機關。
可嘆公孫把命喪，
可憐我年邁蒼蒼絕了後代男。
但願老天早睜眼，
仇報仇來冤報冤。

卑人程嬰。當年救下趙氏孤兒，在這孟山之內，至今十五載，冤仇未報。天哪，天！難道你就無有報應了！

（唱）恨蒼天不與人行方便，
趙家冤仇沉在九泉。

〔韓厥上。〕

韓 厥 （唱）適才離了皇宮院，
尋找義士到孟山。

程兄可在么？

程 嬰 韓大人到了，請坐。

韓 厥 有坐。

程 嬰 大人到此，為了何事？

韓 厥 程兄有所不知，現在新君即位，思念功臣。是老夫將你一十五載救孤之事一一奏明。主公命我前來迎接于你，帶領孤兒趙武進宮見駕，要與趙家報仇雪

恨。

程 嬰 那屠賊可在朝中么？

韓 厥 現在朝中。此事他一字不知啊！

程 嬰 有勞大人。啊，趙小將軍！

〔趙武上。〕

程 嬰 見過韓大人！

趙 武 參見大人！

韓 厥 這就是孤兒趙武小將軍么？

程 嬰 正是。

韓 厥 一十五載未見，倒也長成人了。

程 嬰 此事多虧大人保奏，那趙家冤魂，定當感恩戴德。

韓 厥 豈敢。老夫有何德能，俱是程兄你的忠義所感。

程 嬰 大人哪！

（唱）說什麼忠義感動神，

蒼天有眼事已成。

今日趙家雪冤恨，

論忠義還讓許白公孫。

韓 厥 （唱）程兄不必太謙遜，

你二人忠義不差毫分。

你舍子來他舍命，

傳得美名萬古存。

你我一同把宮進，

報仇全仗聖明君。

你我一同進宮見駕。

程 嬰 大人請！

韓 厥 （唱）趙氏含冤十五春，

程 嬰 （唱）人人怨恨到如今。

今日要报冤仇恨，
蒼天不負苦心人。（同下）

第十七場

〔四大燈、屠岸賈上。〕

屠岸賈（引）心似豺狼，保晉國，獨霸朝綱。

（詩）忆昔奉君在桃園，

我与赵家結仇冤。

多亏程嬰把計獻，

老夫才得安枕眠。

老夫屠岸賈。在大晉為臣，官拜大司寇之職。只因昨晚三更時分，偶得一夢，甚是不祥。今日主公升殿，只得前去朝駕。校尉的，吩咐外廂順轎！

（唱）昨夜晚吃酒醉偶得一夢，

夢見了斑猛虎闖下山林。

山坡下一群羊正把水飲，

羊遇虎一个个命喪幽冥。

醒來時譙樓上三更時分，

吓得我戰兢兢遍體生津。

清晨起想此夢吉凶難定，

怕的是今日里大禍臨身。

教人役忙開道朝房來進，

見主公必須要見機而行。（同下）

第十八場

〔韓厥、荀息、羊舌職、魏絳上。〕

韓厥 下官韓厥。

荀 寔 下官荀寔。

羊舌职 下官羊舌职。

魏 絳 下官魏絳。

韓 厥 众位大人請了！

三朝臣 請了！

韓 厥 主公升殿我等兩廂伺候。一言未尽，大司寇來也！

〔四大鎧引屠岸賈上。下轎。〕

屠岸賈 列位大人請了！

四朝臣 請了！

屠岸賈 主公升殿，我等伺候！

〔分站介。小開門。四太監、大太監引晉悼公上。〕

晉悼公 〔引〕賞功罰罪，喜趙家，遺有孤兒。

五朝臣 臣等見駕，大王千歲！

晉悼公 众卿平身。

五朝臣 千千歲！

晉悼公 〔念〕昔年依靠單襄公，

今朝即位在絳城。

一言出口群臣敬，

方显男兒大英雄。

寡人晉君姬周在位。众卿扶孤即位絳城。只為趙氏之事，未分明白。教孤好惱好恨！

五朝臣 主公今日升殿，為何煩惱？

晉悼公 众卿有所不知。只因功勞簿上有一事不明，故而如此。

五朝臣 何事不明，大王請講。

晉悼公 想那趙盾兩世立功於晉，怎麼反將他滿門斬首？忠良如此結果，教孤怎的不惱，怎的不恨？

屠岸賈 主公，那赵氏灭門已在十五年前。追思其功，怎奈他后輩無人，也是枉然。

晉悼公 哈哈，你說他無有后輩？

屠岸賈 自然是無有了。

晉悼公 內侍，附耳上来。

〔大太监附耳介下。〕

晉悼公 众卿这件不明之事，少时就明白了。

（唱）赵氏血海冤仇恨，

少时自然見分明。

〔“急急風”大太监引程嬰、赵武上。〕

程 嬰 （唱）昨夜后宫見聖君，

要与赵家把冤伸。

手拉孤兒金殿进！

〔程嬰与屠岸賈对面。恨介。“絲边”改“紐絲”。〕

程 嬰 （唱）面前站定对头人。

〔四刀斧手暗上。〕

程 嬰
赵 武 参見主公！

晉悼公 見過滿朝文武。

程 嬰
赵 武 参見列位大人！

寔、厥絳、职 罢了。这位小將軍他是何人？

程 嬰 众位大人不知，此乃是孤兒赵武。

〔“冷鍾”，“絲边”，屠岸賈失色介。〕

晉悼公 屠岸賈，你这老賊在朝苦害忠良，今日若不杀你，天理何存？刀斧手綁了！

〔四刀斧手綁屠岸賈介。陰鑼。〕

屠岸賈 (叫头)主公，那赵氏孤兒乃是逆臣之后；当年被臣斬首，哪里还有什么孤兒？莫听他老匹夫胡言乱道！

程 嬰 (冷笑介)我把你这老賊！若不說明此事，你死在陰曹地府，也难甘心瞑目。想当年你搜拿孤兒甚急，是我与公孙杵臼定下一計，他舍一命，我舍一子，假扮孤兒，献与你这老賊。可憐他老少二人，双双丧命。那时节我抱定真孤兒，撫养在孟山之內，屈指算来一十五載，今日冤怨相报。你想斬草除根，永無后患；不想天理昭彰，报应循环。正所謂：善去寒来十五秋，赵屠兩家結冤仇。今朝一报还一报，才把奸賊一笔勾。(叫头)奸賊呀，賊！話已說明，也是你自取灭亡，休怨我程嬰也！

(唱)我当年献孤兒并非是真，
狗奸賊中巧計錯杀好人。
到今日他赵家要报仇恨，
你死在陰曹府休怨我程嬰。

屠岸賈 (唱)听一言来吃一惊，
原来中他巧計行。
只說斬草除根淨，
誰知萌芽又复生。
恨不能一足要尔的命！(踢介)
看昏王把我怎样行！

晉悼公 武士手，推出开刀！

(众刀斧手推屠岸賈下。)

程 嬰 小人討祭！

晉悼公 祭奠那个？

程 嬰 啓稟大王：臣要祭奠那赵氏忠魂与那公孙杵臼。不

知主公准与不准？

晉悼公 焉有不准之理。容你一祭，也就是了。退班！

〔众朝官、众太監、晉悼公同下。〕

程 嬰 謝主公！

（唱）可恨老賊屠岸賈，
斬尽杀絕害赵孤。
害人自害徒自苦，
斬杀奸賊怨气舒。（下）

第 十 九 場

屠岸賈 （內唱）大炮三声响如雷！

〔四刀斧手押屠岸賈上。〕

（唱）不由人一陣陣珠泪双垂。
悔不該与赵家苦苦作对，
害得他一家人好不伤悲。
我只說赵門中絕了后輩，
用心机总难逃天網恢恢。
可嘆我在晋国官居相位，
到如今只落得：身披枷鎖項戴鉄練，午时三刻
号炮一声，把我的老命来追。
这才是王子犯法与民同罪，
也是我自作自受怨着誰？
泪汪汪哭进了法場以內，
到如今說什么誰是誰非！（坐台介）

〔程嬰上。〕

程 嬰 （唱）想当年献孤兒人人唾罵，
到如今方显出水月鏡花。

將身兒來至在法場之下，

那邊廂綁定了對頭冤家。

(叫頭)奸賊！想他趙家與你有何仇恨，你苦苦害他全家一死。你道毫無報應，誰想也有今日也！

(唱)奸賊作事太欺心，

不該苦苦害忠臣。

你知上天無報應，

今日也要滅滿門。

[推屠岸賈下介。設靈牌。小開門。程嬰拜介。]

程 嬰 (叫頭)公孫兄，趙駙馬，哎，兒啊！

(唱倒板)

在法場祭忠魂珠淚滾滾，

(叫頭)公孫兄，趙駙馬，哎，兒啊！

(唱廻龍腔)

尊一聲趙駙馬細听原因：

(唱反調)

想當年你趙家何等強盛，

秉忠心輔晉國建立功勛。

遭不幸晉靈公桃園失政；

寵奸臣屠岸賈苦苦害忠臣。

那老賊在後宮暗奏一本，

誣奏你趙家人當年弑君。

也是你一家人該當命盡，

狗奸賊他又想剪草除根。

那是我與公孫苦肉計定，

舍親生換孤兒以假成真。

可憐我親生子法場喪命，我的兒呀！

(唱元板)

轉面来再哭声屈死的公孙。

可嘆你年邁人喪了性命，

可嘆你白虎堂受尽苦刑。

今日里他赵家报仇雪恨，

也不枉你当年一片苦心。

望兄長在陰曹將弟来等，

等候了为弟我一路同行。(“哭皇天”拜介)

大太监 (內白)聖旨下!

程 嬰 万岁!

[四內侍、大太监捧旨上。]

大太监 聖旨下。跪!

程 嬰 万岁!

大太监 詔曰：聖上追念赵氏功勋，封赵武为大司寇之职。

程嬰舍子救孤，仗义可嘉，封为軍政司。公孙杵臼

仗义輕生，其情可憫，封为忠义正神。旨意讀罢，

望詔謝恩。(牌子)

程 嬰 (叫头)且住。想我程嬰当年不死，只为孤兒未立，

冤仇未报。今日复官报仇，我若貪圖富貴，有何臉
面見那公孙杵臼也。

(唱)只因赵氏冤未伸，

隱藏孤兒到如今。

今日已报冤仇恨，

也罢!

九泉之下見公孙。(自刎介。下)

大太监 程嬰已死，奏与主公知道。(同下)

浣花溪

趙綺霞藏本

提 要

浣花溪故事：唐代宗時，觀軍容使魚朝恩權傾朝野。其侄婿崔寧為西川節度使，好色無能，色厲內荏。到任之初，部將史憲誠強取浣花溪亭長女任蓉卿進獻，崔寧故作方正，命將史憲誠處斬。及見女美，終于收納。崔妻魚氏悍妒非常，迫女充侍婢。一日，崔寧携眷游浣花溪。宣撫楊子琳率部奪占成都，崔寧驚慌無計。任蓉卿自告奮勇，親率士卒，與其父任元奪回城池。是時魚氏被變兵擄去，經任蓉卿救回，楊子琳亦為部下所殺，事平之後，魚氏妒恨更甚，眾將鼓譟而起，群擁任蓉卿為夫人。

第一場

〔朱克融、李元年、史憲誠、吳惠剛上。〕

朱克融 (念) 丈夫双手把吳鈞，

李元年 高呼欲斷萬人頭。

史憲誠 只因女色迷人性，

吳惠剛 看花豪興却都休。

朱克融 俺、朱克融。

李元年 俺、李元年。

史憲誠 俺、史憲誠。

吳惠剛 俺、吳惠剛。

朱克融 新任节度使崔宁大人到任以来，真是气节凌霄，忠心貫日，实乃可畏。

李元年 从今以后，你我各当遇事慎重。

史憲誠 非也。列公只知崔节度清廉可畏，我却曉得他是色厉而內荏之人。只要我一个美人之計，管教他俯首縮足，不敢威武。(笑介)

吳惠剛 請教史兄，是个甚么美人之計，便教崔节度不敢威严？

史憲誠 列位不知。这崔节度未到任之先，是我出关迎接。他便問西川生長卓文君之后，可曾出过美人否？我便回稟：历代有之。現在浣花溪边，任家父女，他女兒名叫蓉卿，便可算得美人。他听我此言，沉吟半晌，嘆惜道：可惜我身为閫帅，不便收納。我便

回道：只要大人垂愛，小將即可买来奉敬。他便微微一笑，點頭而已。

三 將 哦！如此說來，崔節度是個酒色之徒了。這任蓉卿，你可買到手了否？

史憲誠 這任蓉卿，費了許多力氣，說了许多好話，才將此女賺到手。只因崔節度剛剛上任，接連夫人又到了，所以未敢進獻。

李元年 哈哈，原來崔節度有此色癖；史將軍何不于眾將進見之時，大眾之前，將此女獻上，使他見色迷心，不能莊重，方好見笑我等。

吳惠剛 好，此計甚妙。史兄就此照計而行！

〔楊子琳上。〕

楊子琳 (念)簪纓躋蹕觀風雅，
戎馬臨疆定太平。

眾 將 啊，楊宣撫來了！

楊子琳 列位將軍，俺楊子琳少禮了。

朱克融 楊宣撫因何事務，來得甚早？

楊子琳 奉節度大人檄調，帶兵操演槍馬，故此前來參見。

眾 將 轅門鼓角聲響，你我大家兩廂伺候！

楊子琳 請。(分下)

第 二 場

〔牌子。四紅文堂、四紅大纓、中軍引崔寧上。〕

崔 寧 (引)節鉞西川，采丹心，吏治民安。

(詩)宰相迴翔地，

將軍得意秋；

功名趁此立，

麟閣好封侯。

下官、西川节度使崔宁。国家自安祿山反后，各鎮諸多跋扈。朝廷恐西南有变，故尔命吾前来鎮守。

中軍官！

中 軍 有。

崔 宁 傳众將进見！

中 軍 是。众將进見！

〔牌子。楊子琳、朱克融、李元平、史憲誠、吳惠剛分上。〕

众 將 末將等參見大人！

崔 宁 列位將軍少禮。

众 將 謝大人！

崔 宁 本节度奉命鎮撫西川，非比前人之庸懦也！

（唱“風入松”）

我本瀛洲仙客，鳳凰毛，并不是絳灌同僚。西川
任职原非小，仗天威，清慎自保。諸君当用力今朝，功与名，是勤勞。

众 將 大人公忠体国，察吏安民；末將等敢不勉效驅策，以报国恩。

崔 宁 众位將軍俱是国家良才，务当自爱；倘有咎戾，軍法从事，勿謂言之不預也！

众 將 是啊。

史憲誠 史憲誠稟事！

崔 宁 講来！

史憲誠 此乃密稟！

崔 宁 本鎮有如澹台灭明，至公無私，有話对众可講。

史憲誠 是。大人真乃豪杰。末將所稟者，就是前日大人所要浣花女子任蓉卿，現已办就，特来献上，伏乞收

納！

崔 宁 啣！

〔史憲誠跪介。〕

本鎮潔已奉公，從無二色。你敢公堂之上，眾將之前，污蔑大臣，罪當立斬。刀斧手何在！

〔眾劊子手兩邊上。眾將驚介。〕

劊子手 有。

崔 宁 將史憲誠綁出斬了！

〔劊子手押史憲誠下。〕

眾 將 刀下留人！

劊子手 （內白）啊。

眾 將 稟大人：史憲誠罪固當斬；但是一言之下，未見實情，殺之難服眾心，眾將等求大人寬恩。

崔 宁 列公此言，是欺藐國法也。亂言蔑上者，不斬何以治國統兵！

眾 將 大人，既是法不可貸，必欲取斬，末將等亦不敢懇求饒恕。史憲誠言獻美女，亦須問明美女今在何處；何不捉來，一併斬之，以服眾心，而免嫌疑！

崔 宁 如此，將他解下樁來！

眾 將 將史憲誠解下樁來！

〔史憲誠上。〕

史憲誠 謝大人不斬之恩。

崔 宁 啣！所獻女子，今在何處，快快講來！

史憲誠 現在末將衙中。

崔 宁 中軍官！

中 軍 有。

崔 宁 押他前去，將那女子一併拿來見我！

中 軍 得令。

〔中軍、史憲誠同下。〕

崔 宁 列位將軍！

众 將 大人！

崔 宁 大凡為將之道，首先戒色，其次戒賭，桀紂以如女而亡天下，何況吾等。史憲誠見面之初，便獻美女，所以不得不斬，警戒將來。

楊子琳 大人之慮極是，末將等深為佩服。

崔 宁 且待拿來，再定罪案。

〔中軍押史憲誠、任蓉卿上。〕

任蓉卿 （唱西皮搖板）

奴本是亭長女閨門窈窕，
我也曾蒙師父教讀過六韜。
強逼勒為姬妾無限煩惱，

史憲誠 大人喚你！

任蓉卿 （唱）却因何呼喚我大有蹊蹺。

史憲誠 待我与你報門。報，浣花女子任蓉卿告進！

中 軍 跪下！

史憲誠
中 軍 稟大人：浣花女子任蓉卿帶到。

崔 宁 美女抬起頭來！

任蓉卿 有罪不敢抬頭。

崔 宁 恕你無罪！

任蓉卿 是。謝大人！（抬頭）

〔众看介。崔宁呆介，軟介。〕

楊子琳 大人，此女該斬么？

崔 宁 斬是該斬，只是情猶可原。

楊子琳 大人，何以情猶可原？

崔 宁 每逢选献美女，原非她自己前来，皆因被人所逼，罪不至死。

楊子琳 此女既然罪不至死，史宪誠也是情犹可原了。

崔 宁 看在众位將軍面上，暫且免死，以待立功贖罪。

史宪誠 謝大人。

崔 宁 此女既然献来，难以回归；着史宪誠送进后衙，去見夫人發落。

史宪誠 遵命。任小姐随我去見夫人！

任蓉卿 是。松竹有情能傲雪，楊花無語且隨風。

〔史憲誠、任蓉卿同下。〕

崔 宁 众將官！

众 將 有。

崔 宁 明日合操之期，因我要同夫人游賞浣花溪，許多未便，改于十五日操演！

众 將 啊。

崔 宁 掩門！

〔牌子。四文堂、四大纓、中軍分下。崔宁下。四小軍暗上。〕

楊子琳 〔笑介〕啊，哈哈哈……啊哈哈……

朱克融 楊宣撫因何發笑？

楊子琳 俺楊子琳久聞崔宁在朝中赫赫声名，十分敬仰；今日一見，原来是个酒色之徒。朝廷用人如此；这西川之地，只恐有变。

朱克融 宣撫輕声！此言張揚出去，为禍非淺。我等告別。正是：万事禍从言里出，一生福在呆边生。

〔朱克融、李元年、吳惠剛領下。〕

楊子琳 貪花本是小人相，举义何难大事成。且住！俺想崔宁如此行为，乃一庸懦匹夫，何能掌得节度大权。

俺何不学那李怀王侯希逸故事。待等崔宁夫妻出城
去往浣花溪玩赏，俺便夺取城池印信，豈不容易？
唔，就是这个主意。左右！

四小軍 有。

楊子琳 打道回轉行台，調取兵將去者！

〔“水底魚”領下。〕

第 三 場

〔魚氏、春喜上。〕

魚 氏 (引)素妝纔罢，款步画堂下。

(詩)閉月羞花貌，

吟風咏絮才。

嫁得乘龙婿，

蓮車天外来。

奴家魚氏，名喚水仙。配嫁崔宁为妻，随任西川。
虽然富貴，总觉拘束。聞听此地浣花溪十分景致，
必要一游。且待老爷退堂，商議而行。

〔击点介。〕

春 喜 何人击点？

史宪誠 (內白)部將史宪誠，奉大人之命，帶領浣花女子进
見夫人。

春 喜 夫人！有部將史宪誠，奉大人之命，帶領浣花女子
进見夫人。

魚 氏 哟，是什么浣花女子見我？傳見！

春 喜 夫人傳史將官帶那浣花女子进見！

史宪誠 (內白)啊！

〔史憲誠、任蓉卿同上。〕

任蓉卿 (念)奴本浣花溪头女，来見珠圍翠繞人。
史宪誠 夫人在上，小將史宪誠帶領浣花女子，叩見夫人！
魚 氏 什么美女，我来看看！
任蓉卿 啊，夫人！
魚 氏 哎呀，急煞我也！
〔死介。春喜忙扶介。〕
春 喜 夫人苏醒！
史宪誠 啊！这是什么原故？
魚 氏 (唱西皮倒板)
見容顏不由我咽喉气紧，
哎呀！
(唱搖板)
說不出心中事兩眼大睜。
任蓉卿 啊，夫人！
魚 氏 (唱)你你你是甚等人如此齐整？
任蓉卿 我乃浣花女子，来見夫人。
魚 氏 (唱)平空地来見我所为何情？
史宪誠 任小姐，你將情由告訴夫人罢！
任蓉卿 啊，夫人容禀！
(唱)崔大人他欲学汾陽納聘，
賺妾来奉袞綢待作小星。
魚 氏 哎呀，史宪誠你好坏也！
史宪誠 啊，啊，小將不坏呀！
魚 氏 (唱)为將官你只好牽馬墜鐙，
却如何公然管下賤婚姻？
史宪誠！
史宪誠 夫人！

魚 氏 你甚么事干不得，必要巴結拉繯，这件事立功也上不得凌烟閣呀！

史宪誠 此事乃大人教我送进来的，非是小將之过。

魚 氏 大人教你送来；如今夫人不要，你仍旧帶出去！

史宪誠 此女大人所愛，小將不敢退出。

魚 氏 呸！你不知道我的势力么？

史宪誠 小將只知道大人威严，却不曉得夫人的势力。

魚 氏 哈哈！春喜，他連我的势力都不曉得，这就难怪他給老爷拉繯！

春 喜 可不是嗎！

魚 氏 春喜，你告訴他罢！

春 喜 喂，史箴片，我告訴你說，我們夫人的叔父乃是当朝太尉內監魚朝恩，官拜觀軍容使，管轄郭子仪、李光弼兩大元帥。我們老爷西川节度，也是他放的。这大威名，驢子也有兩個耳朵，你裝不曉得么？

史宪誠 哎呀！我的老太太吓死我了。（跪介）小將不知望乞老太太恕罪！

魚 氏 呸，呸，呸，呸，怎么我是老太太！胡說，胡說！

春 喜 快叫夫人！

史宪誠 啊，夫人！望乞夫人恕罪啊！

魚 氏 不知者不降罪。你快快引她出去吧！

史宪誠 是，是。任蓉卿快随我出去吧！

任蓉卿 是。多謝夫人！

（唱搖板）

謝夫人多仁德免我陷阱。

史宪誠 快走，快走啊！

〔崔宁上。〕

崔 宁 (唱)到后堂来看这心爱美人。

史宪誠 哎呀，大人进内来了！

崔 宁 啊，此女夫人可曾收下？

史宪誠 夫人不收，命小將帶出。

崔 宁 住了。随我轉去！

史宪誠 是。任小姐請轉！

任蓉卿 是。

崔 宁 啊夫人！

魚 氏 老爷进内来了。請坐！

崔 宁 夫人請坐。啊夫人，方才史部將送一侍女进内，夫人可曾留下？

魚 氏 我看此女妖气滿面，必能狐媚惑人，故此未收。

崔 宁 哈哈……夫人眼力差矣！我看此女眉黛春山，眼橫秋水，身似楊柳，面如芙蓉，当年卓文君，未必如是之美也。夫人得此侍女，殊为閨閣增艳！

魚 氏 啧啧，錯矣！此女一臉頑皮，渾身妖艳；如若收留，將來必乱家規，断乎不可！

崔 宁 我非定要收留此女，只因公堂之上，大众之前，史部將献送进内，退出不雅。

魚 氏 既是一定要她，我又何敢十分攔阻；但是家規要紧，必得先打几下，以为戒后。啊，春喜！

春 喜 伺候夫人。

魚 氏 取家法过来！

春 喜 是。

[崔宁看史憲誠作眼色介。史憲誠跪。]

史宪誠 稟夫人：此女嬌嫩如花，焉能挨打；小將情願替她挨了罢！

魚氏 嗜！好不要臉的東西，你快給我滾出去噯。（踢介）

史憲誠 是。哈哈，真乃笑煞我也呀。哈哈……（下）

崔宁 （吟詩介）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

魚氏 哎，好丫頭，還不與我跪下！

任蓉卿 是，是。（怕介）

崔宁 （吟詩介）誰是知音者，應憐長嘆人。

魚氏 哎，我偏要打哇！

（唱）我看你風前柳搖擺不定，
若不打到後來定惹私情。

〔崔宁急介。〕

崔宁 嗜，葯師琉璃光明佛，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

任蓉卿 夫人啊！

（唱西皮搖板）

奴也非平常女楊花水性，
為救父方才得獻入侯門。
這苦情求夫人慈悲憐憫，
隨蓮駕伴妝台願意甘心。

崔宁 嗜！

（唱）是這般柔順言聽之不忍！

春喜 嗜，老爺哭了！

魚氏 啲！

（唱）他二人如此樣難乎為情。

既然老爺這樣疼愛你，暫且免打。春喜！

春喜 伺候夫人。

魚氏 將她衣衫剝了，換上半臂丫環服色！

春喜 是。喂！請脫噯！誰教你生得這麼妖嬈呢！

任蓉卿 是。容我自脫。

春 喜 快脫嘅！

任蓉卿 (唱西皮搖板)

這衣衫原非我清貧本等，

脫却它自覺得身體松輕。

春 喜 穿上半臂嘅！

任蓉卿 有勞了！

春 喜 娜的話哪！

任蓉卿 (唱西皮搖板)

穿半臂我心內陡起悲恨！ (洒介)

天呀！

(唱)這也是今生債前世緣因。

春 喜 叩謝老爺、夫人！

任蓉卿 是呀！

(唱)無奈何低頭拜珠泪暗忍， (拜介)

從今後奴便是青衣下人。

崔 寧 哈哈！

(唱西皮搖板)

只要你諸凡事小心謹慎， (眼色介)

我保你夫人前快樂終身。

[魚氏作色介，扭介。]

魚 氏 瞎！

(唱西皮搖板)

我面前休得要噓寒問冷，

那巫山豈容你暗借雨云。

啊，收是收了，我還不知道你叫什麼東西哪？

任蓉卿 我叫任蓉卿。

魚氏 嘻！甚么任蓉卿，人容你，天还不容你哪，又任蓉卿啦！

崔宁 依夫人叫他什么名字呢？

魚氏 现在这个丫头名字叫春喜，你可改名叫作秋福。

任蓉卿 是。

崔宁 好，好个春喜秋福，吉兆得很！可惜还差祿寿二字！

任蓉卿 现在不差。

崔宁 何以现在不差？

任蓉卿 老爷官居节度，食俸千里，豈不是祿。

崔宁 哈哈……是祿，是祿。这个寿字呢？啊？

任蓉卿 夫人享受荣华，心广体胖，豈不添寿？

崔宁 哈哈……妙極！

魚氏 嘻嘻，我却受不住这句话！

崔宁 这话吉兆，如何受不住？

魚氏 我要添寿，就称老太太了。不能！你想篡位？不能！

〔老院子上。〕

老院子 高怀凌霄汉，逸志寄烟霞。禀老爷、夫人：要看浣花溪，車馬俱齐，轅門伺候。

崔宁 吩咐各官不必迎送。人役伺候即刻起馬！

老院子 是，遵命。（下）

崔宁 夫人游玩浣花溪，車馬俱在轅門以外伺候。

魚氏 老爷可同前去？

崔宁 下官奉陪。

魚氏 春喜！

春喜 伺候夫人。

魚氏 秋福！

任蓉卿 伺候夫人。

魚氏 你們快攙我進內穿戴！

任蓉卿
春喜 是。

崔寧 啊，夫人好生了！

魚氏 哎喲！生就西子盈盈態，学得潘妃步步蓮。

〔任蓉卿扶魚氏下。〕

春喜 喂，老爺您是怎么了？

崔寧 啊！我怎么了？

春喜 夫人的床鋪，加上我的扶侍，你还不足兴嗎？怎么又弄这么个东西来打扰呢？

崔寧 好糊塗了头！你不曾看見她么，身体、面貌、眉眼、口齿無处不好啊，况且說話行走，伶俐非常，乃是大大有用之才，豈是尔等所能也！

春喜 哎呀，哎呀，酸死我啦！您記得我来的时节，老爺也是夸奖；两个月后，您哪！有点俗厭了，就負心冷淡了。到如今还說我無能。哎呀，天呀，我好薄命也！（哭介，甩鼻涕于崔寧臉上介）

崔寧 嘻嘻，你不要哭，只怕夫人知道！

春喜 夫人久已知道了，說总有一天与你算賬！

崔寧 嘻嘻，罢了，罢了！我今日才知道为官者納个婢妾如此之难！

魚氏（內喊）春喜！怎么还不进来？又和老爺嘀咕什么哪？

春喜 呵哈，我来了。（擦淚介）好了，我去了！（下）

崔寧 啊，哈哈……

春喜（內白）請老爺即速上馬！

崔寧 嘻嘻！正是：平人只道納寵易，为官方知好色难。

（笑介）啊，哈哈……（下）

第 四 場

〔四文堂、四軍兵、四下手引楊子琳上。“点絳唇”。〕

楊子琳 智領三軍，胆气超群；搶金印，蔑視崔寧，夺取西川城。（上高台介）

（詩）难学哥舒翰，

欲仿安祿山。

拥兵在重地，

趁势夺天关。

俺、楊子琳。可恨节度崔寧，好色輕賢，藐視于俺。他今同妻妾合家出城游玩浣花溪去了。俺欲学那司馬懿誅曹爽故事，夺取城池，勒兵斬之，好夺节度大印。已經邀請众將，会齐举事，聞俱到来。左右，請众位將軍！

众軍兵 有請众位將軍！

〔朱克融、吳惠剛、史憲誠、李元平分上。〕

众 將 楊宜撫請了！

楊子琳 列位將軍少禮。

众 將 邀請我等有何軍务？

楊子琳 节度崔寧好色輕賢，今同家眷出城游戏，擅离职守，有玷官箴，不足以为民上。俺今起兵，代替朝廷誅此庸臣，敢有不遵者，先斬，以約三軍！

众 將 宜撫仗义起兵，我等敢不随从。

楊子琳 好啊！足見列位忠义同心。就此起兵，先搶节度衙署，后閉城門，擒斬崔寧！

众 將 得令。呔，众三軍，就此起兵！

〔“風入松”，領下。史憲誠、吳惠剛不下。史憲誠扯吳惠剛轉介。〕

史宪誠 吳兄！
吳惠剛 將軍！
史宪誠 你当真跟随楊子琳造反么，这豈不是自取灭門之禍？
吳惠剛 依將軍之見呢？
史宪誠 依我趁此赶出城去，报与崔节度好作准备，平复此乱。
吳惠剛 言之有理。就此出城去到浣花溪、与节度急急的报信便了。
史宪誠 請！（分下）

第 五 場

〔四青袍、四上手上，站門。王紹上。〕

王 紹 （引）山川鍾秀气，花鳥笑迎人。
下官西川成都县令王紹。只因节度崔大人出城游賞浣花溪，特此先来料理。来！

人 役 有。

王 紹 傳亭長！

人 役 傳亭長！

任 元 （內白）来也！（上）

只緣命偃蹇，非是人品低。浣花溪亭長任元叩見老爷！

王 紹 任元，本县知你是条好汉，塵埋于此。今日节度崔大人同夫人来此游玩，你可好好办差，事后我定然抬举于你，作个都头。

任 元 謝老爷！

內 白 大人到！

任 元 大人將到此了。

王 紹 你們迴避，小心伺候！

任 元 是。呔，閑人迴避！

〔任元、四青袍、四上手、分下。四壯丁、四旗牌、崔宁上。〕

崔 宁 (詩)風調雨順息烟塵，

蜀水蜀山錦綉春。

报道太平無一事，

元戎來作看花人。

王 紹 卑县參見大人！

崔 宁 貴县少禮。

王 紹 謝大人！

崔 宁 本鎮久聞城外浣花溪景致幽雅，有关錦城風水，是以同內眷前來巡看。貴县請退，不必伺候。

王 紹 卑县謝大人！告退。(下)

崔 宁 左右，夫人到來，尔等迴避！

〔四壯丁、四旗牌分下。牌子。院子跑上。〕

院 子 哇哇，伺候伺候，夫人到來！

〔四侍女、春喜、任蓉卿、魚氏同上。〕

崔 宁 啊夫人！

魚 氏 啊老爺！(看介)这就叫作浣花溪？

崔 宁 正是浣花溪。

魚 氏 哎！不見怎么好啊，哪有我叔父家花园好看哪！

崔 宁 (看介。笑介)啊，哈哈……

魚 氏 老爺为何如此大笑？

崔 宁 此地景致虽不及夫人家中，然而这杜鵑、牡丹开得甚是茂盛，却比夫人家中花园，胜强百倍。(笑介)哈哈……

魚 氏 喲！花园虽好，你也不至于这么一笑，这笑中定有原故！

崔 宁 不是啊，下官見夫人站立此地，又見牡丹开得茂盛，夫人左右又有春喜、秋福陪伴，不由下官不笑。哈哈……

魚 氏 你把我比作牡丹？牡丹虽好，总得綠叶兒扶持。老爷把我比作一朵牡丹，春喜、秋福他們兩個人比作綠叶，把我就配起来了。你这么着，你們兩個都給我走开！老爷，我不要這兩綠叶，你干攔着瞧我这一朵牡丹好不好？

崔 宁 啊，夫人不要陪襯，越發美貌超群！

魚 氏 你这是寒儉我呀！

吳惠剛
史宪誠 (內白)走啊！（“水底魚”急上）

哎呀大人，大事不好了！

崔 宁 啊，夫人在此，为何这样莽撞？

史宪誠 稟大人：楊子琳造反，搶了衙署，关闭城門，要拿大人夺取西川！

崔 宁 哎呀，不好了！

（唱西皮搖板）

听说反了楊子琳，

不由本帅吃一惊。

快傳人馬來救应！

魚 氏 慢来，慢来。我有些駭怕，得把我救出去才好！

崔 宁 啊！

（唱）再与將軍說分明。

是啊。就煩史將軍保护夫人逃走！

史宪誠 啊。

任蓉卿 慢着，慢着！

史宪誠 啊啊！

魚氏 哦哦，你不用攔他！

任蓉卿 太平年間，你們飲酒食肉，今日是有事之秋，便就潛身逃走，只恐貽笑于人！

崔宁 我們不逃走，依你是個什麼主意？

任蓉卿 依我呀，大家抖起精神，杀回成都，捉拿楊子琳，或者僥幸活命。若是逃走，必被他擒拿，只恐大家死無葬身之地！

魚氏 好个丫頭，你是什麼样人，多嘴多舌！來呀，打她的嘴巴！

春喜 是。

崔宁 且慢！她既能說此話，必有意見。唔，你且說不逃走，却待如何？

任蓉卿 楊子琳既然搶了衙署，夺取城池，必然起兵四路前來，捉拿我們。若是逃走，必被他擒去，只恐難以逃脫。

崔宁 哎呀，是啊。難以逃脫，這便怎么好！

魚氏 啊，有了。快些着人与我叔父報信，請他發兵前來征剿。

崔宁 是啊，就命史將軍前去請救！

史宪誠 得令。

任蓉卿 站着，站着！

魚氏 你怎么又攔着？

任蓉卿 請問夫人：你叔父到底是誰？却能發兵前來哪？

魚氏 呸！不是先前已經說過，我叔父是當朝太尉觀軍容使魚朝恩嗎！

任蓉卿 嘔！原來是魚朝恩一位內監。并無高力士之勤，安金藏之忠。奸比秦之趙高，权如汉之張良。罪孽滔

天，惡貫滿盈。我看他冰山易倒，烈焰將消。那時自身難保，何能遠處救人！

魚氏 哎呀！好丫頭，你敢毀罵朝廷大臣，罪該萬死！

任蓉卿 住口吧！

魚氏 (驚介) 噲！

任蓉卿 你既是誥命夫人，豈不知老爺身受皇恩，官拜西川節度使，上不能仰體君親，下不能惠及百姓。今被楊子琳奪了城池，失守封疆，請教誰該萬死？

崔寧 有理。是啊！哎呀，此言忤殺我也！

〔史憲誠、吳惠剛冷笑介。〕

(唱西皮搖板)

被她一言來提醒，

失守封疆罪非輕。

退難退來進難進，

史憲誠
吳惠剛 嘻嘻嘻嘻！

崔寧 (唱)作了無智無能人。

魚氏 哎呀！慢些，慢些！且莫詐肅。來，來，來！

任蓉卿 作什麼？

魚氏 我且問你，依你是個什麼主意？

三將 好啊！依你是個什麼主意呀？

任蓉卿 要依我呀，奮勇殺賊，捉拿楊子琳，收復城池，立功贖罪。

崔寧 是啊，此言大有志氣！

史憲誠 殺回可以。現在無兵，如何斬殺？

魚氏 分明是去送死！

任蓉卿 非也！自古將在謀而不在勇，兵在精而不在多。我

們現在隨行跟來人役，大約足有三百余人。若果用之得力，一人拼命，萬夫難當，何謂無兵？

崔 宁 就算跟來這三百余人可以為兵，現在無餉，誰肯餓着肚皮廝殺？

魚 氏 再沒有人餓着打仗的！

任蓉卿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現在雖無錢糧，我看夫人頭上釵環……（魚氏怕介）金珠寶貝；身上衣服，錦綉綾羅，大約可值數千金。若是脫下來，當作錢糧賞賜，兵役無有不奮勇當先殺賊的了。

崔 宁 唔唔唔，這話很是。

魚 氏 哈，好賤丫頭！你出主意想剝我呀！告訴你，我不能脫。

任蓉卿 這是軍國大事，衣服、首飾身外之物，救命要緊！

崔 宁 是啊，身外之物，值些什麼！

魚 氏 慢些。我問你，我脫下衣服首飾賞與兵役是可以；誰敢出頭為將，抖膽當先殺賊呢？

任蓉卿 我既出主意，說不得我就為將，當先殺賊，收復城池。

崔 宁
史憲誠
吳惠剛 奇呀！唔，只恐未必！

魚 氏 哈哈希罕！我沒有瞧見女人會領兵出陣的！

任蓉卿 多着呢！晉朝顧深之母，行軍令而為司馬；邵續之女，救劉遐而破季龍；花木蘭代父從征；荀灌娘突圍救困；錦繡夫人智領南兵；平陽公主威震關中，這些人難道不是婦人女子領兵馬的嗎？

魚 氏 哎！那是天生奇人，你如何比得她們？

任蓉卿 （笑介）堯舜猶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今日正是我揚眉

吐气之时也！

（唱西皮搖板）

莫道女子無本領，

巾幗丈夫我敢稱。

崔 宁 哈哈，好美人啊！

（唱西皮搖板）

見面就知你不蠢，

果然胸中有奇能。

納寵如此真僥幸，

打点你作如夫人。

〔報子上。〕

報 子 報！稟大人：楊子琳將各衙署盡都抄洗，殺戮不肯
從逆之人。即刻有賊來捉大人來了！

崔 宁 再探！

報 子 得令！（下）

崔 宁 哎呀！

（唱西皮搖板）

連報賊兵如此緊，

不得不用此計行。

事已緊急，別無計較；只好請夫人快快將衣服、首飾脫取下來，分賞兵役，也好抵擋活命。

史憲誠
吳惠剛

夫人，事不宜遲，只恐賊兵就到！

魚 氏

哎呀！我要不給首飾、衣服，這就不是浣花溪，竟是馬嵬坡了。（哭介）

（唱）亏你為官居藩鎮！

任蓉卿

（冷笑介）春喜姐取頭上首飾！

〔魚氏哭介。〕

魚氏 (唱)却教夫人受此惊!

任蓉卿 (冷笑介) 脫衣服!

魚氏 哎呀! (脫衣裙赤身半臂)

(唱)脫下衣服身寒冷,

教我何顏以对人! (哭介)

崔宁 喊呀! 衣服、首飾足值千金。史將軍快傳兵役进来, 賞賜他們!

史宪誠 得令。呔! 下面听者: 随行众人役們, 都上亭子前来, 大人諭話!

[四壯丁、四旂牌同上。]

众兵將 參見大人! 喚我等有何吩咐?

崔宁 我已急糊塗了, 沒有話說, 这便怎么好呢!

史宪誠 如此, 請夫人吩咐!

魚氏 我更忪糊塗了, 哪里还能說話!

史宪誠 都不說話, 这是怎么好!

任蓉卿 你們都不肯, 只好我来言語。

崔宁 好好, 还是你会說!

任蓉卿 人役兵丁等听者: 楊子琳造反, 你們父母、妻子、家業、房产俱在成都城內, 若不奋勇杀回城去, 豈不家眷俱落賊手? 如今大人在此, 身旁別無犒賞, 特將夫人金珠首飾、錦綉衣服分賞你們, 以为粮餉。尔等随我杀回城去, 捉拿楊子琳。事平之后, 自当表奏朝廷, 升官进爵, 不可自悞!

众兵將 夫人有如此胆量才能, 又蒙恩賞我等, 敢不奋勇杀回拿賊!

魚氏 哎呀! 你們不知道, 他不是夫人!

崔宁 少說話吧, 你露着身体, 还不藏躲些! (魚氏羞介) 这

乃是我如夫人。

众兵將 原来是二夫人！

任蓉卿 你們既然踊躍，必能成功。史將軍可向溪边高叫，說浣花溪女子任蓉卿，今要領兵打仗，可有獻槍馬者，即速送来！

史宪誠 是，是，是。呔！浣花溪女子任蓉卿今要領兵打仗，可有獻槍馬者，即速送来！

任 元 （內白）来也！

〔四乡勇抬槍牽馬“一字”上，任元上。〕

（念）牽馬提槍如飞奔，相助女兒起風云。

史宪誠 哎呀！原来是老人家！恭喜令媛已得大人之寵了。

任 元 哎，多感提拔！

史宪誠 豈敢，請少待。啓夫人：令尊翁奉獻槍馬在此。

崔 宁 哎，令尊来得湊巧！

任蓉卿 就煩我父亲同史吳二位將軍，帶領众兵役，隨我杀往成都，擒賊去者！

史宪誠
吳惠剛 是，是，是。

任蓉卿 你們这些丫环侍女虽不能冲锋破敌，也要跟着我去
淩淩威風！

众侍女 是，遵命。

魚 氏 哎呀！你們都去打仗，我这个样兒交給誰呢？

崔 宁 我与夫人如何得了？

任蓉卿 老爷便可保护夫人在此，听候捷音便了。

崔 宁 好好，我同夫人在此听候捷音。

魚 氏 哎呀！阿弥陀佛！

任蓉卿 事不宜迟，抬槍帶馬！

众侍女 啊！

【任蓉卿脫衣扎紐介。】

任蓉卿（唱西皮搖板）

脫衣挽袖去上陣，
改換閨閣旧時形。
如花美女威風凜，

【众將士、侍女領下。】

帶領雄兵虎一群。（下）

【春喜打旗灑隨任蓉卿下。】

崔 宁 哈哈，妙哉，妙哉！真是風流絕色武藝超群也！

魚 氏 氣死我也！

崔 宁（唱西皮搖板）

我的愛姬妙得緊，
人才出眾武絕倫。
這是我崔宁有福分！

魚 氏 還有我呢！

崔 宁（看介）噫！你是我的……

魚 氏 什麼呀？

崔 宁（唱）你是我的正夫人。

魚 氏 啊呀，不好！

崔 宁 怎麼不好？

魚 氏 我想起來了！

崔 宁 你想起什麼來了？

魚 氏 你可曉得，你我受了她的哄騙了！

崔 宁 怎見得哄騙？

魚 氏 秋福這個丫頭見楊子琳造反，恐怕殺來，逃走不脫，
出這個壞主意，拐騙我的衣服首飾，帶領人役保她
逃走，拋下咱們兩人。在此。倘若賊兵到來，你不過

一死罢了；我乃千金之体，如何是好？哎呀，我的天呀！（哭介）

崔 宁 夫人之言，不可不信。也罢！你我快快赶上前去，一同逃走，要死也死在一处！

魚 氏 我是跑走不来的。

崔 宁 死生之际，說不得了。待我扶你行走！

魚 氏 害苦了我啦！
（唱西皮搖板）

这是你愛色不顧命，
連累我奔波受苦辛。

崔 宁 夫人哪！

（唱）事已到此难悔恨，
扶你向前一同行。（同下）

第 六 場

〔四文堂、四下手、朱克融、李元年、楊子琳上。〕

楊子琳 （唱西皮搖板）

英雄一怒大事定，
頃刻占夺西川城。

俺、楊子琳。夺了西川城池，但恐人心不服，不敢提师远出，必須分兵捉拿崔宁，以除后患。朱李二位將軍，誰敢領兵出城？

朱克融 且听探子来报崔宁消息，然后發兵不迟。
李元年 着哇！

〔报子上。〕

报 子 报！今有崔宁之妾任氏，帶領人馬前来夺城！
楊子琳 再探！

报 子 得令！（下）

楊子琳 呀！崔宁之妾，莫非是史宪誠所献之女么？

朱克融
李元年 想来必是。

楊子琳 如此，大家上城，便知明白。

朱克融
李元年 言之有理。人馬上城去者！

楊子琳 （唱西皮搖板）

美女領兵未可信！

〔众將士領原場上城介。〕

城头之上看分明。（看介）

〔四壯丁、四旂牌、四侍女、史憲誠、吳惠剛、任蓉卿上。春喜打大
纛隨上。任元后上。〕

任蓉卿 （唱西皮搖板）

兵在奇勇智謀胜，

一腔忠义气凌云。

众將士 来此城下！

任蓉卿 史將軍前去叫城！

史宪誠 得令。呔！城上兒郎听者：俺家大人回来了，快快
开城！

楊子琳 嘟！尔等听者：崔宁好色輕賢，殘暴無才，不能安
撫軍民；俺已夺了兵符印信城池，奏聞朝廷去了。
尔等原是西川將官，可快快下馬归順，俱有升賞！

史宪誠
吳惠剛 啊，这也是理！（怔介）

任蓉卿 嘟！楊子琳奸邪小人，何敢造反？快快开城免你一死！

楊子琳 呀！果然是这女子。妙啊！莫非該俺受用？任蓉卿，
俺看你一貌如花，渾身是俏，可惜作了崔宁侍妾。
趁早下馬归順从我，立你为夫人，豈不是好？

吳惠剛 史憲誠 這話也有理！

任蓉卿 胡說！啊，楊子琳，既承美意，即速開城！

楊子琳 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好個伶俐丫頭，你想哄我開城，只怕不能！

眾將士 他不开城！

任蓉卿 你既不敢開城，我便敢來攻城！

楊子琳 有何惧哉！

任蓉卿 眾將官！

眾將士 有！

任蓉卿 擂鼓助戰！

〔擂鼓三陣，任蓉卿附任元耳語眼色介。〕

（唱西皮倒板）

戰鼓三通如雷震，

（唱西皮流水）

桃花馬上顯奇能。

逆賊造反實可恨，

看來好似釜底魂。

楊子琳 呸，誰敢來！

任蓉卿 （唱）手持金槍催戰馬！

〔楊子琳低頭看逃介。〕

任蓉卿 楊子琳！

楊子琳 哧！

任蓉卿 （唱）今日斬你報朝廷。

〔槍刺介。楊子琳接住笑介。任元乘空持短劍跳上城介。楊子琳見惊介。松放任蓉卿。截住任元揪扯介。任元努嘴介。史憲誠、吳惠剛趁勢扒上城介。任元捉楊子琳回下。內喊 杀介。史憲誠、吳惠剛開城介。〕

史宪誠
吳惠剛 夫人快快搶城！

任蓉卿 众將官！

众將士 啊！

任蓉卿 杀进城去！

〔冲进城下。內喊杀三陣。打住，撤城。任蓉卿原人上。牌子。同下。〕

第 七 場

朱克融
李元年 (內白)走哇！

〔“水底魚”朱克融、李元年上。〕

朱克融 俺、朱克融。

李元年 李元年。

朱克融 哎呀，李將軍，你我一时愚見，听从楊子琳造反，劫搶节度崔宁衙署兵符印信，夺取城池，只望成功，共圖富貴。誰知崔宁之妾任蓉卿帶兵攻破城池，十分驍勇，你我此时进退兩难，如何是好？

李元年 將軍，俺有一計在此。

朱克融 有何妙計？

李元年 將軍，你我去到陣前，觀看誰家胜者，俺們便幫胜家，只好作个反复小人。你道此計如何？

朱克融 此計甚好。你我就此前往！

李元年 請哪！〔同下〕

〔連揚。四文堂、四下手、楊子琳上。任元上。会陣。〕

楊子琳 呔！你乃何人，敢与俺交战？

任 元 听了。俺乃浣花溪亭長任元是也。

楊子琳 唔，一个小小的亭長何敢犯上？

任元 哇！你敢胆大造反，劫搶节度兵符，你乃是逆賊，人人得而誅之。亭長正要拿你，与国除害！

楊子琳 呔！一派胡言。看刀！

〔杀介。任元敗下。任蓉卿接上。杀介。〕

楊子琳 呔！任蓉卿，我看你風姿秀媚，槍法精純，你乃是个女中豪杰。因何跟随崔宁匹夫，有誤終身。何不归順某家，作个夫人，豈不是好？

任蓉卿 你背反朝廷，搶奪城池，死在眼前，还敢胡言。看槍啊！

楊子琳 住了！俺見你生得这般可憐，故此不忍杀戮，还是下馬投順的好。

任蓉卿 好逆賊！

（唱西皮倒板）

滿口胡言如犬嘯，

（唱西皮流水）

一派鬼蜮似山魃。

死活到此全不曉，

竟敢唐突女英豪。

槍尖之下你魂飄繞，（杀介）

料你馬前命難逃。

楊子琳 呔！

（唱）好言相劝敢違拗，

管教血染青銅刀。

催开战馬如虎豹！

任蓉卿 看槍！

楊子琳 （笑介）啊哈哈哈哈……

（唱）鶯聲嚶嚶分外嬌。

劝你还是归順好。

美人！

任蓉卿 呔，匹夫！

楊子琳 哈哈……

(唱)一天云雾兩全消。

任蓉卿 陡！

(唱)逆賊猖狂實可惱，

取你驢頭報聖朝。

[杀介任蓉卿敗下。史憲誠、吳惠剛當楊樓上。]

楊子琳 陡！史宪城，吳惠剛，你二人為何背反西川？

史宪誠 陡！逆賊你敢造反，劫搶城池，倒說我們背反西川，
軍民都要吃你的人肉！

吳惠剛 陡，叛賊看槍！

楊子琳 陡，好兩個匹夫，竟敢罵俺。看刀！

[杀介。楊子琳敗下。史憲誠、吳惠剛追至下楊門。朱克融、李元年
扯上。]

史宪誠 陡，住了！你二人當真从了逆賊楊子琳么？

朱克融 啊，原来是史吳二位將軍。為何跟随一个女子，馬后
厮杀。这也不足为將！

吳惠剛 呀呸！楊子琳造反，搶奪城池；你們身為大將不与
朝廷杀賊，却随同逆賊反叛迎敌，倒說我等不是。
只恐你二人死無葬身之地！

李元年 住了！我們并非随同逆賊。只因楊子琳，搶了节度
兵符印信，占奪城池，杀害軍民，十分驍勇。因此
我們假意归他，暗中取他首級，以平此乱。

史宪誠 既然如此，你我假战三合，讓你二人好去行刺那逆
賊楊子琳。

朱克融
李元年

言得極是。看槍！

〔杀介。史監誠、吳惠剛敗下。任元接上打朱克融、李元年敗下。楊子琳接上打。楊子琳敗下。任元接四下手攢，楊子琳上。沒頭。任元敗下。楊子琳接上手攢。任元上。沒頭。楊子琳敗下。众追下。四下手、朱克融、李元年挖門。楊子琳上。〕

楊子琳

且住！誰知这崔宁之妻，如此英勇非常，我軍大敗。看来城中难以安身，这便如何是好？

朱克融
李元年

不如逃出城去，再作計較。

楊子琳

言之有理。众將官，快快杀出城去便了。

〔拉城。众出城介。向下。連楊、四文常、春喜、任蓉卿上。〕

任蓉卿

〔唱〕三軍踴躍杀賊盜，
城門緊閉休放逃。

史監誠
吳惠剛

〔內白〕走哇！（“水底魚”上）

啓稟夫人：楊子琳大开城門逃走了。

任蓉卿

此賊既然出城，不可縱放。啊，爹爹快來！

〔任元上。〕

任元

为父在此啊！

任蓉卿

爹爹急速去到节度衙署，曉諭官吏，安撫軍民，保守城池要紧。女兒便好出城追賊。

任元

好，吾兒正当如此！

任蓉卿

左右，随我出城，追拿楊子琳去者！

〔任蓉卿率众出城介。同下。〕

任元

哎呀！妙啊！崔宁無才，失守封疆；今得我女杀敗楊子琳，收復池城，真乃女中豪杰，我趁此前去料理，求个功名，也是出头之日也！（抖头下）

第 八 場

崔 宁 (內白)走哇! (上)

魚 氏 哎呀!

崔 宁 (唱)心忙意乱無投奔,

魚 氏 (唱)你要納妾害我身。

崔 宁 哎呀,夫人!你我一路行来,只見百姓紛紛逃走,并不見秋福他們却在何处。

魚 氏 我說任氏女子是个妖魔鬼怪,怎么你偏要收留,致起風波,作弄得我赤身裸体,好不伤惨人也! (哭介)

崔 宁 嗨!这也是我崔宁自恃驕奢,器滿則傾之故。此刻也难悔恨,只有赶上秋福她們,才有生机。你快把脚兒放开好走。

魚 氏 我也顧不得脚疼了。赶着那賤人,我必要咬她几口,才消我心头之恨啊!

崔 宁 走哇!
(唱)步步踰忙逃性命,

魚 氏 (唱)哪管高低路不平。

崔 宁 (唱)赶着任氏便僥幸,

魚 氏 (唱)怕的路上有賊兵。

[四文堂、四下手、朱克融、李元年、楊子琳“急急風”上。]

楊子琳 (唱)人馬出城如飞奔, (看魚氏介)

[崔宁躲藏,跑下。魚氏扭腰碰楊介。]

呔,將那妇人与我拿下!

[女擒魚氏。魚氏怕介。]

看好了!

(唱)急乱相逢同俺行!

魚 氏 哎呀！

〔众押魚氏下。崔宁急上。〕

崔 宁 哎呀！

(唱)賊兵蜂拥凶又狠，

頃刻之間擄夫人。

哎呀！賊兵冲来，我幸躲脱，却將夫人搶去，这便怎么好？(哭介)哎呀！想我崔宁身为节度使，不能保守城池，何以为人。別事犹可，我的夫人乃魚朝恩的侄女，虽是心怀妒忌，然而性情貞烈。今被楊子琳搶去，杀了倒也干净，倘若不杀……噯，这却如何是好！(哭介)哎呀！

(唱)嘆我枉掌节度印，

哎呀！

失守封疆罪非輕。

夫妻同偕成画餅，

夫人哪！

恩爱好似雁失群。

回想你那貞烈性，

要圖相逢恐不能。

也罷！

我今只得向前奔，

〔内喊介。〕

哎呀！

又見旌旗人馬臨。

哎！

拼着一死路旁等。(哭介)

哎呀，魚氏妻呀！

〔任蓉卿率原人上。〕

任蓉卿 (唱)只見大人路旁存。

哎呀！大人在这里了！

崔 宁 啊！你們可是我的兵將？

众將士 正是。

任蓉卿 啊，老爷！

崔 宁 你，你，你是我的爱姬任蓉卿？

任蓉卿 正是。

崔 宁 你們为何不去攻取城池，却將人馬回轉在此？

任蓉卿 楊子琳被我杀敗，收復了城池，追趕逆賊至此。

崔 宁 当真么？

任蓉卿 当真。

崔 宁 果然么？

任蓉卿 果然。

崔 宁 哈哈……真乃我的好美人也。哈哈……你們人馬都来，城池誰人把守？

任蓉卿 已着我父亲任元安撫軍民，护理衙署，保守城池，諒保無事。

崔 宁 好。到底会办事啊！

任蓉卿 啊，老爷，夫人呢？

崔 宁 夫人，唔！方才被楊子琳擄搶去了！（哭介）

史宪誠 啊！阿弥陀佛，恭喜大人，賀喜大人！

崔 宁 失去夫人，你們反来恭喜，是何原故啊？

史宪誠 恭喜大人，去掉了夜叉精，否極泰来內房清吉，豈不是一喜？

崔 宁 她虽不好，乃是我的結髮之妻。

吳惠剛 大人如今有了任氏夫人，智勇双全，何必要那不賢之妇！

崔 宁 哈哈……此言極是。

任蓉卿 住了。言虽如此，大义难違。史吳二位將軍，保护大人进城，我去追赶楊子琳，搭救夫人去也！

史宪誠
吳惠剛 是，是，是。

任蓉卿 (唱)虽然夫人多傲性，
临难豈可不关情。
侍女随我去救应，
〔任蓉卿率众兵士侍女下。〕

崔 宁 哈哈……
(唱)这才算是女釵裙。
二將保护將城进，
重整衙署撫軍民。
哈哈……(同下)

第 九 場

〔四文堂、四下手、朱克融、李元年、魚氏、楊子琳同上 挖門。〕

楊子琳 (唱)万事看来有分定，
得来城池又失城。
众將官，来此什么所在？

朱克融
李元年 鎖江桥了。

楊子琳 將那所掠妇人押上来！

朱克融 呔！你这妇人快来跪下！

魚 氏 哎呀，大王饒命啊！

楊子琳 啊！我看你这妇人，花褲綉帶，鞋穿珠履，并非寻

常之家。从实講来，饒你性命！

魚 氏 我乃西川节度使崔宁的夫人魚氏。

楊子琳 哈哈，哈哈，啊、哈哈……

魚 氏 他如此發笑，啲，想是有点喜欢我吧！

楊子琳 原来你就是崔宁妻子，魚朝恩侄女？

魚 氏 然也。

楊子琳 我把你这驢妇！

魚 氏 啲！怎么啦？

楊子琳 俺久聞你恃魚朝恩勢力，帮助崔宁虐民害吏，杀戮婢女。天網恢恢，今日落在我手，正好与天下妇女雪恨也！

魚 氏 啲，这是哪里說起哪！

楊子琳 (唱)杀害侍女許多命，
乃是仗着魚朝恩。
惟此妇女实可恨，
俺与閨閣报不平。

左右！将这驢妇綁在桥头，待俺碎割示众！

众將士 得令。(綁魚氏介)

楊子琳 (唱)待俺持刀向前問！

魚 氏 哎呀！

(唱)到底杀我为何情？

你到底是誰，因甚么如此恨我？

楊子琳 听了！俺乃西川宣撫楊子琳是也。

魚 氏 呸！我只道哪家番王，原来是反叛楊子琳，你敢公然杀我嗎？

楊子琳 好張利嘴潑妇，待俺先割你一塊肉吃了，再說与你听！

魚 氏 哎呀！楊將軍！楊老爺！你饒我，我情願与你鋪床

叠被。

楊子琳 哈哈……你要与俺鋪床叠被可以，待俺說出你的好处，再行收納。

魚氏 哎呀，你請說破！

楊子琳 俺昔年曾在魚朝恩麾下为將听差，知道你作女兒之時，便会偷情，与奴僕通奸。打死婢女九人。后来出嫁崔宁，爭風吃醋，又杀害了侍妾二十余人。以致崔宁，簾簾不潔，幃簿不修。似你这等淫賤駢婦，罪該万死。俺久要杀你，为天下女子雪恨，豈肯要你鋪床叠被！

(唱)平日心腸多毒狠，

幫助崔宁害黎民。

今日遇俺你命尽，

魚氏 我狠毒不狠毒，与你什么相干？

楊子琳 住口！

(唱)俺也是为劝化人。

割你之肉当自省！

魚氏 哎呀！完了我了！

〔割介。內人馬喊介。〕

众士卒 (內白)吹！楊子琳休得逃走！

楊子琳 哎呀！

(唱)蓉卿女子又来临。

众將随我去逃遁！

〔楊子琳原人逃下。任蓉卿原人上。〕

任蓉卿 (唱)擒拿逆賊風卷云。

魚氏 哎呀！救人哪！救人哪！

任蓉卿 呀！

(唱)只見夫人桥头搥。(下馬解搥介)

夫人哪！

因何被搥鮮血淋？

魚氏 哎呀！原来是你来了。好娼妇，好娼妇啊！你騙了我的釵环首飾、珠宝衣服，帶領众人走了，教我同老爷兩人受苦。我是不要命的了啊，与你拚了吧！不活着了！（哭介，碰介。）

春喜 啊，夫人，怎么被人搥住的哪？

魚氏 我告訴你們：哎，你們去杀賊去啦，我同老爷兩人行走，被楊子琳人馬跑來一冲；老爷不知去向，獨將我擒住。要我嫁他，是我大罵不從，他將我捆綁用刀割了塊肉。这都是秋福娼妇，害得我受这些苦楚，我不依这娼妇定了。（哭介）我的天呀！呵……

任蓉卿 原来夫人如此节烈，真乃可敬可畏。这都是我的不是了。望夫人息怒！今幸收复城池，老爷已經回衙去了。待我与夫人賠罪了啊！

(唱)拋却夫人本不应，

这都是我起禍根。

低头下拜夫人請，

上馬請回西川城。

魚氏 哎呀！

(唱)別的事兒不記恨，（輕聲介）

不該割肉用非刑。

上馬我也坐不穩，

哎呀！

教我怎么再为人？

任蓉卿 夫人哪！

(唱)此時疼痛須耐忍，

眾侍女！

你們好生抬夫人緩緩行。

〔眾侍女抬魚氏介。〕

魚氏 哎呀，疼死我也！（抬下）

任蓉卿 眾勇士帶馬！

(唱)趁此奮勇向前進，

我要去擒楊子琳。（眾同下）

第十場

〔四文堂、四下手、朱克融、李元年、楊子琳上。〕

楊子琳 (唱)空負豪氣三千丈，

難比任氏一女娘。

瓦解冰消將何往？

(內吶喊介)

哎呀！

后有追兵前有江。

(叫頭)哦呵且住！行至此間，前有大江，后有追兵。

二位將軍如何是好？

朱克融
李元年

呔，楊子琳你敢造反，搶印奪城，罪在不赦。此刻不死，等待何時！

楊子琳

啊！你二人為何如此講話？

朱克融
李元年

我等乃朝廷將官，豈有隨你造反，實要取爾的首級！

楊子琳

哎呀……呔！二賊竟敢如此欺誑。哦，呵呵，也罷！楊子琳今日一死，終不失英雄志氣，可笑爾等反復小人，終久不得善死也！

(唱)成敗不失英雄量，
小人反復臭名揚。
算俺無知空妄想！

[內喊介]

蒼天哪，蒼天！
作了南柯夢一場。

[楊子琳自刎，死。朱取盛介，李割头介。任蓉卿原人“水底魚”上。]

朱克融
李元年 稟夫人：末將等帶兵用計，跟隨逆賊至此；斬了楊
子琳首級，盔甲呈上。

任蓉卿 此乃二將軍之功也。逆賊既平，大家報与大人便了。
朱克融
李元年 是。

任蓉卿 (唱)可笑逆賊空狂妄，
到此只落刀下亡。
二位將軍胆力壯！

朱克融
李元年 夫人夸獎了。

任蓉卿 (唱)平賊功劳非尋常。
奏与朝廷官封賞，
麒麟閣上把名揚。(众同下)

第十一場

[四大鎧、任元上。]

任 元 (念)世事艱難豈易求，
男兒誰不想封侯。
功名已到英雄手，
方曉當年志節优。

俺、任元。听吾女儿之言，点检节度使衙署，安撫軍民。諸事已畢，等待大人回城，方好庆賀太平。

〔报子上。〕

报子 大人回衙来了！

任元 小心迎接伺候！

报子 啊。（下）

〔牌子。四文堂、史憲誠、吳惠剛、崔宁上。〕

任元 浣花溪亭長任元，帶領將弁迎接大人！

崔宁 哎呀！岳父大人，請起，請起！

众將士 叩賀大人戡除禍亂！

崔宁 此乃本鎮無能，以致逆賊叛亂。幸得諸將之力，收復城池，平定賊寇，功莫大焉！

史憲誠
吳惠剛 此番乃是任氏夫人之力，末將等真正慚愧。

崔宁 且請兩旁歇息，听候捷音。

史憲誠
吳惠剛 謝大人！（同下）

崔宁 嗜！正是：僥幸烟塵扫，不致烽火燒。

〔四侍女抬魚氏，“水底魚”挖門上。〕

史憲誠
吳惠剛 哎呀，好了，夫人回来了啊！

崔宁 啊！夫人回来了？

史憲誠
吳惠剛 正是。

崔宁 夫人因何如此模樣？

魚氏 哎呀，害苦了我啦！

（唱）伤天害理丟我跑，

偏遇逆賊綁上橋。
把我衣服都剝了，
硬在胸膛割一刀。
連皮帶肉哢哢掉。(洒羞介)

众將士 哈哈……

魚氏 (唱)血滿渾身痛難熬。

崔宁 哎呀，快些扶夫人進內！

魚氏 呸！

(唱)你休想作官將臉保，
我今不要命一條！

崔宁 噤！

(唱)這是逆賊行殘暴，(低聲介)
臉面何存莫聲高。
快請進內休羅唆，
有傷無妨好醫調。

魚氏 呸！放屁！

(唱)別的病兒能醫好，(扯指介)
這個所在如何瞧？
除非你也莫睡覺。

崔宁 耐忍一時吧！

魚氏 呸！

(唱)奶傷何能一時療？

〔任蓉卿率原人上。〕

任蓉卿 (唱)得勝斬賊紅旂到，
節制堂前報功勞。

史憲誠
吳惠剛 任氏夫人回來了。

崔 宁 哈哈……任氏夫人回来了！

任蓉卿 (唱)向前施禮細稟告。

啊，老爺！

崔 宁 啊，夫人！

(唱)你是女中一英豪！

任蓉卿 稟老爺：楊子琳被朱李二位將軍斬了首級呈獻。

朱克融
李元年 首級呈驗！

崔 宁 啊、哈哈……

(唱)自古作惡必有報，

天網恢恢豈肯饒。

首級懸示軍民曉，

朱克融 得令！

崔 宁 哈哈……

(唱)二位將軍大功劳。

斬此逆賊，二位將軍功劳莫大。本奏朝廷，自有封侯之位。

朱克融
李元年 叩謝大人！

魚 氏 好哇！楊子琳虽死，未能砍他几刀，出我心里怨气。

还有任氏賤婢，騙我衣物，害我受苦，此恨此冤，
必当还报啊！

(唱)騙我受苦恨非小，

侍妾欺主罪难逃。

春喜將她快捆好，

春 喜 哎呀，我不敢！

崔 宁 哎呀，使不得！

〔任元怒介。〕

任蓉卿 啊夫人！

（唱）望求夫人暫恕饒。（跪介）

魚氏 哎！

（唱）不憑國法憑家教，
也該責罰惡與刁。

不捫我便下口咬。（咬介）

任蓉卿 哎呀夫人！

崔宁 啊夫人，咬不得！

众將 哇！

（唱）此事不由怒火燒！

吳惠剛 这是什么所在，且對我們這些將士，豈容如此行為？況且任氏夫人奮勇領兵，收復城池，擒斬逆賊，安撫軍民，便是明府上將。李郭元戎，也不過如是之才能。現在西川軍民，感恩不淺，若是朝廷論功，封賞非輕，禮當尊重。魚氏乃一忌妒之婦，恃仗魚朝恩之勢力，如此凶惡，我等實不服！

崔宁 是是，眾位將軍言得極是。啊，夫人，你可曾聽見，眾將鼓噪了！

魚氏 眾將鼓噪，依你便怎樣？

崔宁 快快息怒，從此和好，進內調養傷痕。

魚氏 不打可以。從此以後，總得秋福這賤人，伏侍我，不許近你身邊，我便無事。

崔宁 是是，只要夫人無事，我便不納此女。

史憲誠 住了！今日之事，不是家教之時。軍旅之際，理當權變。任氏夫人，功在西川，名重千古，有如隋朝高涼洗氏夫人，威鎮百粵，自應扶正作此節度夫人，

鎮壓此地。魚氏妒婦，只可留之偏房，養其余年。

众將士 着哇！

史宪誠 快取冠帔，与任氏夫人穿戴，我等叩賀。

众侍女 是，遵命！

崔 宁 哈哈，应当如此，正当如是。哈哈……

〔牌子。換衣蟒袍冠戴。崔宁笑介。魚氏關介。喊介。众將拔劍威
怀介。〕

众 將 快快扶任夫人台座！

崔 宁 任夫人快坐，快坐！

众 將 众將參見任夫人！

〔众侍女叩介。〕

任蓉卿 列位將軍、侍女等大家少禮。

众 將 恭喜夫人！

任蓉卿 (詩)变幻起風云，
干戈引糾紛。
英雄無用武，
功業讓敝裙。

魚 氏 哎呀，气死我啦！好崔宁，我今日誓不与你甘休！

史宪誠 哇！魚氏既不甘休，也罷，我便杀你，与大人除害！

魚 氏 哎呀呀，史將軍，我，我，我，再不敢了，情願甘休。

史宪誠 杀了你就干淨了！

任蓉卿 且慢！啊，將軍，既是魚氏夫人服輸，史將軍可以不必动怒。

史宪誠 是，遵命。从今以后你可偏房安居，不許生事！

魚 氏 我不生事！

史宪誠 暫且饒你人头，暫寄項上，好生自保！

众 將 快行妻妾之礼!

魚 氏 是，是，是！啊，夫人，求您包涵着点吧！（跪介）

任蓉卿 啊，夫人，請起罢！

魚 氏 哎！从先本是我的不好！

任蓉卿 是奴家不是。

魚 氏 哎呀！我的錯了，我的錯了！

崔 宁 啊，列位將軍，俱到花厅飲宴賀功！

众將士 謝大人。

崔 宁 二位夫人請进內堂飲宴。

众 將
任蓉卿 大人請！

魚 氏

崔 宁 請！（尾声。同下。）

一九五七年六月四日

統一書号：10071·119

定 价：(7) 0.38 元